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造

书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梁惠王上篇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言語中尋一句作紐子便遮蔽卻無窮之理以此爲學博約之序已迷將此釋經紕戾不少到不可通處又勉強挽回搭合去則雖古人之精義顯相乖背亦不惜矣如將正人心三字看得闊則盡古今有德者之言誰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獨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爲據則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於楊墨之邪而不正也故

以距楊墨者正之七篇之大義微言豈一一與楊墨爲對
墨哉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求見吾心之全體
大用柰何以正人心心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
仁義充塞後邪說之生心者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
大學之所謂心豈有邪說害之其云正亦豈矯不正以使
正耶大學夾身與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
尚無其意者也唯學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後此心之體
立而此心之用現若夫未知爲學者除卻身便是意更不
復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則其爲心也分主於靜而見功
於欲脩之身較孟子所言統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孟子

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其旣言性而
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則以性繼善而無爲天之德也
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苟得其養云求則以
心之所有卽性之善而爲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
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
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
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知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
而固爲放辟邪侈卽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浸
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學者切須認得
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據了卻忘其所含之實

邪說之生於其心與君心之非而待格謂之心者乃名從
主人之義以彼本心既失而但以變動無恆見役於小體
而效靈者爲心也若夫言存言養言求言盡則皆赫然有
仁義在其中故抑直顯之曰仁人心也而性爲心之所統
心爲性之所生則心與性直不得分爲二故孟子言心與
言性善無別盡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是則龜山之語
病誠有如朱子所譏者龜山於此言心言性以闢歐陽永
叔無本之學亦誠有功斯道然其歧心與性爲二而以邪
說者蔽陷離窮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
之心又浸入於異端覺了能知之說則甚矣言道者之難

也

雲峰分心之德心之制為體愛之理事之宜為用如此讀
先賢文字只在他光影邊占度何曾得見古人見地來朱
子為仁義下此四語是割心出血句亦是籠罩乾坤句亘
古今之所未喻與彼說出卻以體用發付去鹵莽可恨說

性便是體纔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纔說德便已是用

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觀朱子利

斧劈將去之喻自見利斧是體劈將去便則是用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

宜便是體固是天下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

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唯無性之物人所造

作者

如弓劍
筆硯等

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

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
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卽
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網緼萬物化生天地之網緼而
萬物之化生卽於此也學者須如此窮理乃可於性命道
德上體認本色風光一切俗情妄見將作比擬不得

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此如說夏者春之餘冬者秋之
歸一般以天道言則在變合之幾上說卻不在固有之實
上說故可云夏者春之餘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餘可云冬
者秋之歸不可云水者金之歸也太極圖說註中分五行

次序作兩支

一水
一火
一木
一土
一金
一水

學者須與他分明孟子此所

言仁義大都在發用上說故朱子得以其餘者歸統禮智若以固有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以微著爲先後而智禮文也仁義質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質者迹微而撰著則固並行而無衰王之差矣孟子七篇不言禮其言樂也則云今之樂猶古之樂

此語大有瑕

大率多主質家之言是他不

及孔子全體天德處顏子親承孔子亦不爾也

覺軒以而已矣與何必之辭爲斬釘截鐵大不解孟子語意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君道以爲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脩之天職如何說得亦

有當云利則世主嗜殺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關頭切

須痛戒如何但云何必當云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問利

處婉轉說入言卽欲利國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

後爲利也此與夫子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一例仁

義自大不遺親不後君而無篡奪之禍自是落尾一段功

效故雖以淺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錮之非心以引之當

道實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孟子從大綱看來亦不妨如

此說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緩其詞學者讀此於天理人事

合一無偏枯固須看透然不可煞認他言之已及便謂聖

賢之斬釘截鐵在此也

有子說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亂卻須補說君子爲仁之本孟子於此說仁義只說得有子前半段總緣他對梁王一派下根人語故爾學者須知有向上事不可拋下一截說此是斬釘截鐵處然非孟子之姑示淺近而變其殼率也繇其已言達其所未言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段蘊奧都在裏面

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如此弄虛脾語於義何當書言草木咸若謂陰晴得宜生殺得正爾若麋鹿魚鳥在囿中者原不關人主之德桀臺池中之鳥獸其濯濯鶴鶴也必較靈囿而更盛漢武

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嶽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孟子說樂其有麋鹿魚鼈在百姓稱道他濯濯鶴鶴攸伏於坵處寫出文王一段可樂情景不然則將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說他有說他肥便似眼中荆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樂哉因治亂而異情爾孟子此等說話全是撇開物理向大處說與嵇康聲無哀樂意相似故抑曰今樂猶古樂拘拘者乃隨執一語便求義理然則說太王爰及姜女亦將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則遷國時各自逃生不相收恤耶

熊勿軒謂孟子獨惓惓於齊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國爲□

□之後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悲哉斯言□□□□已
乃以論孟子之與秦楚則不然秦柏翳之後楚祝融之後
先世皆有元德顯功而爲先王所封建之國孔子以楚僭
稱王故明民無二王之義而號舉荆人貶之爲夷耳至於
戰國則齊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則詩列之十五國而書
與魯並存如云二國地界戎狄則秦旣周之故都而江漢
爲二南風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見諸侯之義齊
梁之幣交相及則義可以見秦楚未嘗相爲知聞則不得
躡屩踵門如蘇張范蔡之自媒矣讀書當還他本旨分外
增入說雖可觀必有所泥也

嗜殺人自在人欲之外蓋謂之曰人欲則猶爲人之所欲也如口嗜芻豢自異於鳥獸之嗜薦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人欲也若興兵構怨之君非所惡而亦欲殺之直是虎狼之欲蛇蝎之欲此唯亂世多有之好戰樂殺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氣不可以人理論此種人便聲色貨利上不深也是獸心用事推而極之如包拯海瑞之類任他清直自銜終爲名教之罪人以其所嗜者在毛擊也陳新安以遏人欲說此一章牽合大謬

孟子迎頭便將桓文之事撇在一畔去向後唯說施仁制產處隱隱與桓文對治所謂無以則王者謂此也先儒說

一計功利便是桓文之事想來若到不要計功利或唯堯
舜則然故夫子以分韶武之美善旣其德之有差亦時爲
之也若在湯武則固不可忒煞與他撇脫只如太王遷邠
固非於百年之前代子孫擇地利以幸成功然創業垂統
亦須立一可以興王之規模現前天下所當爲之事不得
夷然不屑且只圖自家方寸教清淨無求便休也孔子曰
吾其爲東周乎抑豈不有大欲存焉爲天下須他作君師
則欲卽是志人所必不可有者私欲爾如爲肥
甘等若志欲如
此則從此做去以底於成功聖賢亦不廢也唯文王不以
天下繫其心則與桓文迥別然以文王勘桓文之失則可

執文王以繩戰國之君則不可文王有商之可事而當時
諸侯又無與周角智爭力以逐商鹿者若齊宣王而有安
天下之心豈得於位均分敵之秦楚坐視彼陷溺其民而
反服事之哉辟土地覲秦楚涖中國撫四夷與孟子所言
無以則王者何異而必謂此亦桓文之事奚可哉夫桓文
之事爲仲尼之徒所不道者則朱子所云營霸之事是已
營霸之事固非不藉兵威然豈危士臣以構怨而緣木求
魚如宋偃齊潛之所爲者桓公作內政寄軍令晉文用原
田州兵之制而三蒐以講武皆其經營霸業之事以其異
於王者施仁制產之德政故聖門不道爾齊宣喫緊誤謬

在唯恃興兵而不知本務固非有大欲而卽不可王故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顯他過處在爲不在欲所以不當緣木者以其不得魚也豈若怪誕之士持竿爲戲而云意不在魚也哉宣王之所爲並不逮桓文之所爲特以舍宣王之所爲而效桓文之所爲亦若舍木不緣而乞索於鮑肆終不能如臨流舉網者之日給於鮮也桓文不可有宣王之欲以周命未改故而宣王可欲湯武之欲桓文不能爲湯武之爲不知反本行仁故宣王不當學桓文之事宣王且不當學桓文之事而況可爲緣木求魚之爲故孟子終不斥宣王之欲而但責其所爲先儒執董生謀利計

功之說以槩此章之旨失之遠矣董生之對江都者自以折其跋扈不臣之心而豈古今之通論哉

王坐於堂上一段事喫緊在釁鐘一節欲全牛則廢釁鐘欲不廢釁鐘則不能全牛此中兩難區處正與後王之所大欲一段作則樣欲求大欲則不得不與兵構怨欲不與兵構怨則大欲似不可得齊王於此處求其術而不得故且遏抑其老老幼幼之本心而忍於置無罪之士民於死地乃不知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術在以未見之羊易之則不廢求大欲之事而士民固可不危其本在施仁制產也朱子於此有幾處說得精切卻被輔饒胡陳諸子胡亂

只將察識二字作楞嚴七處徵心例只叫齊王認取初心
但此一念之不忍若無術而孤行聖賢道中元用他不著
術者道也是四通八達之道月令審端經術術字原不但
作變通說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條萬緒處處逢原者
也則全此殼觫之牛豈患與先王樂器必釁之禮通達不
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豈必坐困一國而於王
者平禍亂一天下之道有所阻窒哉朱子所謂察識者亦
謂察識此愛牛之心必有全牛之術則有不忍人之心必
有不忍人之政也全牛之術不廢釁鐘不忍人之政正以
王天下唯此最不易自喻故須顛倒使自察識蓋初心易

見仁術難知仁中自有之術固難知也道其常則有遠庖
廚之禮處其變則倉卒之間牛過堂下抑有羊易之術而
其揆未嘗不一以未見之羊易牛卽遠庖廚以全不忍之
道也則當其守天下自可偃武以息民卽當其時在取天
下亦可以吾之仁招懷天下使之歸己而其君自不能禦
則不敢致怨於我而士臣可以不危仁者之師不勞血刃
又豈與偃武息民有異致哉此仁中縱橫八達隨往皆通
之術徑王暗合其一而反爲百姓之浮議所動此孟子所
爲使之察識者也察識及此而後知是心之足以王而後
知若王者之可以保民云足云可非但其心之能任之其

術固能成之所以然者則有其心而術固具其中也孟子
於此看得天理通透內外一致經權一揆故重與心以有
用之權而非有所爲則必有所廢亦非有所欲而無以爲
全在天理上顯他本色風光以明萬物皆備之全體諸儒
不審乃謂但不忍一觔觔之心便足保民而王而齊王自
忘其心須令自認此釋氏之所謂纔發菩提卽成正覺更
不容生後念而孤守其忽然一悟之得保任終身者乃不
見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誠理一指之隔邈若萬重山矣
遠庖厨卽是仁術古之君子制此法以使後之君子得以
全其不忍之心

君子以位言

集註說預養是心說廣爲仁之術

則已含胡生枝節所以啟慶源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之妄論乃不知釁鐘之牛須過堂下非庖廚之可遠比也遠庖廚是一定之術以羊易牛是無窮之術先王之分田制產是一定之術以之發政施仁而令民歸莫禦須有箇無窮之術然以羊易牛亦不過爲不見羊故則所爲無窮之術者初不出於一定之範圍然則發政施仁亦豈能出明君制產之範圍哉曰是以君子遠庖廚者見王所爲曲折以全其不忍之術皆古人術中之已有繇此則知今人之仁心與古人之仁術無不合轍則亦無疑於保民而王之難矣乃其所以難於保民者不爲也而疑

於保民之難者則以所大欲也而實非求大欲之難於保
民唯以若所爲之背道而馳也若古人之興王也因心爲
術固有以保以王左右逢原之妙豈異於遠庖廚之法示
人以未見者之可全其不忍也哉知此則集註所云預養
是心廣爲仁之術徒滋枝蔓而已蓋遠庖廚者雖亦以預
養爲道而卽是爲仁術之所自全則亦古之君子義精仁
熟所建立之矩範以俾後之君子率而繇之以全其仁而
非姑以此養其心之不習於殺若云廣爲仁之術則古人
有一定之術而廣之者則存乎後人故齊王不師古而暗
與古合正其可以保民而足王之本豈復更有所資於廣

而後乃不窮哉若夫養其心而廣其術固不爲無道而養心之功則在遏欲存理靜存動察之學廣術之功則在學問思辨格物窮理之事要不能急爲齊王道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王之不智一暴十寒固不足以及此也而要豈以遠庖廚之一法爲養心廣術之教乎至如慶源謂以羊易牛爲屑屑然不能擴充其仁術則齊王初未嘗親至庖廚而見穀鯨之牛有司亦不於王前殺牛而僅牽之以過浸令慶源處此其將加罰牽牛之人以爲無故進前亂我仁術抑將並堂上而不敢坐唯恐牛之或過我前耶則甚矣其持論之鄙也

推字不可添入親疎遠近立義集註攬入張子西銘一本
萬殊意大非所安君子之愛物止遠庖廚便休齊王之全
牛亦止舍之便休何曾不有等殺所以到此更不須疑慮
愛物之心爲順爲逆所云推者擴充也所云擴克者則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
之則推矣老老幼幼之心發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
則推矣夫老吾老幼吾幼者豈徒有心哉必有以老之幼
之矣則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亦豈徒心恤之哉必實有以
及之矣此所謂舉此心而加諸彼也若徒此心之憐其老
而恤其幼而無以加諸彼則是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非

其心之不相及無術則欲保而不足也若以繇親向疎繇
近及遠之謂推而云推養吾老恤吾幼之恩澤以養人之
老恤人之幼則雖其不推而吾之老幼則既有恩澤加之
矣是業已保之矣而又何云妻子之不保耶且保四海也
則推保妻子之恩以保之其保妻子也又將推何恩以保
之而亦云推恩何也恩心也推之者政也恩仁也推之者
術也善推者盡其術而常變一致難易一揆者也推而不
善則有所窮而遂阻推而善則無所求而不得推而善則
雖不廢釁鐘而牛固可全雖所殺在羊而不害其不忍是
雖求大欲以使天下之莫能禦而民無不保抑但保吾民

而王業以成若不善推則必並羊不殺併鐘不斲而後牛
可不死不然則必將屈不忍之心聽牛之死而不忍之心
中枯是亦必不求所大欲而後民可保苟求大欲則必興
兵搆怨以危士臣也古人之大過人者只是極心之量盡
心之才凡所欲爲皆善推以成其所爲推爲非則有其心
必加諸物而以老吾老幼吾幼則吾老吾幼卽受其安懷
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人老人幼亦莫不實受其安懷也
擴大而無所窮充實而無所虛以保妻子以保四海一而
已矣則惟其有恩之必推者同也推者舉心加物之謂也
若以爲推愛牛以愛百姓則旣已倒推如慶源之所譏者

是王之全牛正以拂乎王道之大經且不足以保妻子而何云是心足以王哉孟子因齊王之善全一牛舉小例大徵王心之有仁術而繇是以知保民之可唯在反求其本心固有之術豈僅据石火電光乍見之惻隱遂欲王追尋之以認爲真心便死生不忘拏定做箇本領將來三翻四覆逆推一次順推一次若雙峰之所云者此種見解的從佛詰阿難從佛出家最初一念來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爲害豈小哉若西山竟以宣王爲不善推則顯與孟子本旨相背當時孟子直下便應一可字一段善誘苦心抹殺殆盡矣

王曰若無罪而就死地牛則豈有有罪無罪之別哉其曰
若者謂若人之無罪而陷於死也則王之於士臣無罪而
就危其不忍之心惻然在中者可知已吾何快於是非欺
也以不忍人無罪就死之心例之於牛而不忍於牛正是
達愛人之心以愛物何得云逆特其不忍人之心以求大
欲故無術而免之則不能如全一牛之善推而已故曰恩
足以及禽獸術足及也功不至於百姓無其術則雖有其
心而功不至也西山誣以爲不善推未之思爾

但除舜禹之受禪則不可有其志有其志則爲人欲橫流
旣爲人欲橫流則不問其所爲之得失所爲必得則其惡

亦大王莽把周禮井田事事都學來以所爲求所欲而魚
以得矣只爲他所欲者亂賊之欲便千差萬謬若湯武之
放伐一向無此志只等天命到來則必無此理故曰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乃謂齊王之夫欲是人欲橫流其愚甚矣
若有大欲便是人欲橫流則孟子當直斥其欲之妄乃其
不然而復以緣木求魚責其所以求欲者之失計豈非導
其欲而長其惡哉辟土地云云有何過妄廣土眾民中天
下而立君子之所欲所樂亦此而已若不思觀秦楚則必
觀於秦楚觀秦楚之爲人欲豈如辛垣衍之使魏帝秦者
爲天理耶就中唯辟土地一件較是功利邊事然卽行仁

政而王天下亦須有此次第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
始事也到後滅韋顧昆吾滅崇滅密地日啟矣詩稱召公
日辟國百里非周初之事哉唯齊已千里足爲王畿則土
地可以不辟而亦非辟之必不可也齊王可與有爲正在
有此大欲上若梁惠王怒員員地只思報怨殺人更不立
一規模樂其所以亡不可與言矣又其下者如梁襄王算
定天下不能一便只向肥甘輕煖中了過一生其可謂之
循天理而無願外之求哉孟子固曰以齊王猶反手則人
欲橫流者莫孟子若矣

舉斯心加諸彼一加字便有事在故上云可運於掌因民

之利不勞而運非制產而何龜山分兩截說將舉心加彼
只作仁心仁聞誤矣前面是規模後面是事實制產而仰
足事俯足畜非卽老老幼幼之恩耶若但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政何以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彼
字兼寡妻兄弟家邦說故下云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斯
心猶言此心心字有術字在內全體大用擴之而有其廣
大充之而有其篤實者也此一心字是孟子萬物皆備於
我裏面流出來的不成心之外更有一王道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正是不能舉斯心加諸彼正是不推恩而
功不至於百姓若但以吾心起處便謂之舉靜念所及便

謂之加則此詩之旨一釋氏蒙熏加被之說而已聖賢之
言說到元微處字字俱有事實不與填出則鮮不入於異
端矣

梁惠王下篇

樂天畏天皆謂之天則皆理也然亦自有分別此與斯三
者天也天字一例大當字小則是天理極至處仁者所體
之天也以小事大則有非天理之極至處者矣則智者所
知之天也慶源說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說得
太衛衍著太王句踐可自處以坤道獯鬻夫差其如乾之
當承乎太王之事獯鬻在殷之末造句踐之事矣在春秋

之季年皆無道之天下也無道之天下小役大弱役彊非
弱小者有必役於彊大之理非彊大者有可以役弱小之
理但以疆域兵甲爭主客耳安得如大當字小爲與天無
不覆之理同哉乃其得謂之天者則以彊大之所以彊大
弱小之所以弱小亦莫之爲而爲則豈非天耶雖莫之爲
而爲而順之存逆之亡則亦不得謂之非理矣其時天下
旣已無道則志壹動氣天不能違乎人而存亡之理遂因
是以立則雖無必然之理而其必然者卽理也說見離婁篇於
斯時也天之所以待智者止予以保國之理則安於其理
而福之越位以思而禍之矣禍福所繫故引詩之言天者

曰天威若仁者所樂之天固以德與人相陟降而不以威者也固不得謂言天言理而皆極其至也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從人不得上生出此意蓋齊王

時與孟子同遊故也雲峰不審遂謂賢者亦有此樂爲問

孟子之亦有此樂與否乃不知有者有之之謂雪宮安得

遂爲孟子之所有哉雲峰所疑在一見字意將謂孟子先

館於雪宮而王往見近人如此說不知王若往見當云就見若

但言見則有二義一音現往見之也孟子見梁惠王是已

一如字讀彼來見而接之也如孔子不見吾今則可以見

是也細繹本文初終皆以言人君游觀之事則可謂孟子

同游而不可謂孟子所館賢者亦賢君也

於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上體認出克己復禮之端朱子
於此指示學者入處甚爲深切著明慶源乃云體察於所
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則仍未得其端也夫
云克己復禮之端則克己之端在是復禮之端亦在是矣
緣學者求克己之端則易求復禮之端則難故朱子於此
顯夫禮之所麗令人有所致力奈何慶源之當前不省而
猶外索之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此從乎天理已得現前者而言也天理現前而後其爲
非禮者不待擇而有自然之則以爲之對照但致力於勿

視聽之勿言動焉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矣若夫天理之
節文未能實有諸心則將待視聽言動之發且擇而且禁
焉天下之聲色相引者沓至而吾之爲言動也亦發不及
待之幾以不給之心力接無窮之因應非謬入於非禮之
禮則抑將盡絀吾耳目口體之用爲槁木死灰以免於咎
矣此必能審夫復禮之端而後己可克而慶源然後力求
所以循天理之說其妄明矣乃復禮之端將於何而體認
之夫克復之道復道也復之見天地之心復之動而見天
地之心也震下動則見天地之心則天理之節文隨動而
現也人性之有禮也二殊五常之實也二殊之爲五常則

陰變陽合而生者也故陽一也合於陰之變而有仁禮少

陽禮陰一也變以之陽合而有義知義少陰知老陰仁所以為少陽義所以為

少陰者仁本陰而變陽合於陰而有仁禮則禮雖為純陽

而寓於陰夏至則一陰生是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

欲以見飲食貨男女色雖居靜而為感通之則然因乎變合以章

其用飲食變之用男女合之用唯然故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禮天道也故中庸曰

不可以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離欲而別為理其唯釋氏

為然蓋厭棄物則而廢人之大倫矣今云然後力求所以

循天理則是離欲而別有所循之理也非釋氏之詖辭哉

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趨哉能合顏孟之學而一原

者其斯言也夫卽此好貨好色之心而天之以陰隲萬物
人之以載天地之大德者皆其以是爲所藏之用故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於此聲色臭味廓然見萬物之公欲而卽爲萬
物之公理大公廓然物來順應則視之聽之以言以動率
循斯而無待外求非如老子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
人耳聾與釋氏之賤以爲塵惡以爲賊也因是而節文章
焉則其有淫泆而太過鄙僂而不及者固已如衾中蚤蝨
克去之而後寢得安焉當幾但加警察則已淨盡而無餘
是故克己復禮互待爲功不得云克己先而復禮後業已

克己然後力求復禮也使無禮以爲則則己亦何以克使
不於人欲之與天理同行者卽是以察夫天理則雖若有
理之可爲依據老之重元釋之見性而總於吾視聽言動之感通而
有其貞者不相交涉乃斷棄生人之大用芟薙無餘日中
一食而後不與貨爲緣樹下一宿而後不與色相取絕天
地之大德蔑聖人之大寶毀裂典禮虧替節文己私熾然
而人道以滅正如雷龍之火愈克而愈無已也孟子承孔
子之學隨處見人欲卽隨處見天理學者循此以求之所
謂不遠之復者又豈遠哉不然則非以純陰之靜爲無極
之妙則以夬之厲大壯之往爲見心之功仁義充塞而無

父無君之言盈天下悲夫

齊威宣之初以有盼子種子諸臣皆田氏公族相與用命故齊以之彊其後宣王喜納辯士而聽用之稷下之館客日進而田嬰之流且以外向此則非徒不足以有爲抑取亡之道矣凡此挾策而游之士恃其小慧之無往不合交游之散在列國可以或去或來而不與人同其成敗故苟可以利其身則雖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干人主以奪卿相之位則多詆毀舊臣勸人主以迸逐而誅殺之迨乎醜跡且露則一旦逃去而無餘戀此昔所進而今不知亡齊王且逐虎進狼而莫之覺也一游士退一游士

進其來去乘權顛倒於游士而與之爲終始則世臣勢益
衰落亦將棄故國以他往矣齊唯長此不悛故未數十年
而蘇代公玉丹之流得以入其肺腑而亡其國其僅存也
則又公族之田單其終亡也則餓王建於松柏者固客也
孟子知其禍本之所在故危言以動之而王但言舍而不
言留言識不才而舍而不知小有才之爲害更甚則其不
智久矣蓋登進大賢以興王業如商周之用伊呂自是非
常舉動使卑疏踰尊威而人無怨者緣此一人關於興廢
之大則雖欲已而弗用而不得是破格求賢以躡舊臣而
代其任自非王者之於名世固不容授諸小有才之佞人

以朝廷自有大體而斯民之所尊親者自有其素也民志定而後因尊以尊其上因親以親其上斯以一國如一家君民如父子今信游士之立談遂取民之素相尊親者去之殺之而無忌則斯民不知有尊親而情勢瓦解尙能立其上而爲之父母乎孟子逆探齊之將傾故深著其輕聽之爲禍媒而害莫慘於誅逐故舊以快游士之意是以於去於殺詞繁不殺其用意深矣王唯不改終使陷于髡之流得排去孟子以行其志國以殯亡其自取已宋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爲生平報國之事良亦此意漢用谷永杜欽而斥劉向唐用令狐綯而竄李德裕近者陳啟新乘

閒入諫垣而資格盡壞古今一轍禍亂同歸猶且有執破
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惑人主如蘇氏者豈非浮薄之
前茅而敗亡之左券也哉朱子謂蘇氏得用禍更甚於王
氏洵非誣也有所用則必有所舍而禍成於殺至於妄殺
而國乃亡新安乃云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
明其意何其疎陋而不思也

孟子之對梁襄王曰定于一七篇之中但言興王業事而
於天下已定所以經理之如孔子所言興滅國繼絕世一
切均平天下之事曾不一及想來戰國時天下受瓜分之
禍已極孟子亦知封建之不能復矣孟子而爲王者師雖

未必盡廢封建如嬴秦之所爲乃周之千八百國其子孫之亡滅者已不可復求而當時所存諸侯自七雄而外宋衛中山鄒魯滕薛而已

季任爲任處守任卽薛也舊說曹交曹君之弟非是魯哀公八年曹

已豈得寥寥然建此數國各据千里以成尾大之形哉後

來項羽封諸侯王只緣可封者無幾故剖土皆大而爭戰

不息如將盡一時之貴戚功臣而封之則周公所不以施

及閔散顛容之裔者而欲加諸屠沽盜賊之武人使與元

德顯功之子孫均立民上其亦拂天經而違民欲矣古之

封建是五帝三王以前相沿而立國故民志素定戴之不

衰太皞之裔至春秋而尙有須句顓臾之得存雖天下屢

易而其國不改卽偶滅亡而子孫之譜系自相承可考周之末造其勢之不同而理之不一也明矣乃徒孤存此數彊大無道之子孫與爲分割又豈足以爲公天下哉故孟子於齊王勝燕之時但欲其出民於水火而不爲燕之子孫計則燕之子孫而有賢者官之可也祿之可也卽或復其百里之封使守召公之祀可也其胥不肖也則如湯之於韋顧昆吾文王之於密崇不復立其嗣焉亦可也此孟子之初志所欲定燕地以一天下止此而已矣迨其後齊已肆暴於燕而不可復爲收拾燕昭已自立而國人固擁之以求脫齊禍乃進置君之策以謝咎於諸侯而不復顧

前功之可惜故曰則猶可及止也不得已而姑出於此豈孟子之初志哉雙峰新安乃謂齊爲燕置後而不有乃與湯誅君弔民之義同不知齊之克燕是何等機會孟子以湯武望之便欲因此而興王業以安天下若使初封百里之燕因吞併而盡有幽并仍其亂而置君以私王其土則雖義師四征而七雄之割據者猶七雄也天下之定於一也其何日之有且湯之於葛亦未嘗有置君而去之事不得已而置君以免諸侯之兵其不能如湯已明矣諸儒之說有但務名高而無實者要非天理人情之極至也孟子於王道有前半截無後半截時君固不可與語柰何

不一與弟子論之看他說今樂猶古樂一似麤疎此云拯民於水火則亦沛公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權宜之術而已又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等亦有英氣而無密理故其倒了處只規畫得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便休到已王後又待如何禹湯文武喫緊卻在後半截此理須求之論語大學方有歸宿然孟子閒架來得恁好則繇後以定一代之治亦可馴致漸進不須湔洗過別用觀其自言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胸中應自有箇主張乃諸儒多爲孟子補出卻又總不中理如言仍置燕君而不有則固與孟子在所損益之語顯相背戾矣

集註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權義兩字
正不必對或問欲改作權也經也則於迹近似而於理反
不協經權一也因事之常變而分爾效死勿去自處變之
義已早非經矣後人不識權字更不識經字曰經緯經持
緯也曰經綸理其緒也固非有體而無用事無可爲只拚
一死更何經之有哉言權則故不爽乎經言經則自有輕
重取裁之意故曰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有可權者則權
以合經故遷國圖存自保國之經也無可權矣則亦無經
而所守者唯舍生取義而已此義字但求之心不求之事
本無隨時合宜意集註自精當無庸更添蛇足

雙峰以天之未喪斯文與不遇魯侯天也分聖賢優劣乃向石田中求罅隙孔子是臨生死關頭說底孟子在遇合上說底原有分別魯侯之不來見豈遂如匡人之不逞乎君子之於死生雖看得平易然較之遇合則自有內外輕重之分且遇不遇之權魯侯可以主之臧倉可以操之孟子爲看高一層說到天上去則已極其至若匡人之肆暴原在情理之外忽然烏合做下者事來此並非匡人所可主則明白是天操其權故孔子須把天理天心細看出不喪斯文方盡理之精微且孔子固曰天不喪斯文非曰我能使天不喪我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是君子小

人分界處不容有聖賢之別於彌子曰有命於顏淵死曰
天喪予於公伯寮曰命也皆與孟子意同若謂孔子告子
服景伯低一等說聖賢元無此移下一層同流合污之教
浸令更與不如景伯者言又當何如耶以此區別法看聖
賢文字以自誤誤人不小

公孫丑上篇

慶源云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禽管仲則
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說管仲處是說子路處
則非子路若得君專而行政久亦豈遂足以成伊傅之業
哉其賢於管仲者子路得王道之偏管仲則別是一帆風

耳故有王者起子路可以其所長備垂益九官之用若管仲所學所爲必逢顯絀矣道之大者功必至而道之未全者功不能大若夫有功者不必能合於道乃其功亦不小顧其功雖大而終不能高蓋大小在成績而高卑在規模也集註所云獲不獲以功言而非以遇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朝而獲十也子路範我馳驅而疎漏處不少其失禽也亦多矣豈但不遇王者之故哉

陵陽李氏因集註道明德立語生先後見謂道明而後德立必先知言而後養氣此種語說得似有逕路而於聖學之津涘則杳未有見今且看知言是如何用功養氣是如

何用功若人將集義事且置下不料理且一味求爲知言之學有不流而爲小人儒者哉知言是孟子極頂處唯灼然見義於內而精義入神方得知言苟不集義如何見得義在內旣不灼然精義之在吾心而以求知天下是非得失之論非屑屑然但從事於記誦詞章則逆詐億不信爲揣摩鉤距之術而已矣集註於知言下箇盡心知性是何等語此豈漫未集義者初學之始事知言至處是大而化之之境養氣至處只得充實而有光輝若以爲學之序言之養氣以徙義爲初功知言以窮理爲始事內外主輔雖並進而自有別此與大學格致誠正之序同知不至固意

不能皆誠然抑非待物之盡格知之已至而後始有事於誠正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後其內而先其外豈知本之學哉

慶源云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一語大失本旨自反雖是處世一樞機然曾子之言大勇與孟子之引此則意在縮而不在自反縮者集義也唯其縮乃能生浩然之氣而塞兩間若不縮則固爲欺人負理之事雖自反而怯亦何救哉齊宣以不縮千里而畏人正所謂胡不憚焉者旣憚矣而猶可謂勇乎慶源惟不察於此故又云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竟將自反爲約不知此之言約是與不

約者相形出底前云孟施舍守約此云曾子守約亦是一
例自黜視之則舍之守氣爲約自舍視之則曾子之守氣
又爲約矣孟子喫緊工夫在氣上集註云一身之氣意與
下言塞兩閒之氣分大小然後云氣體之充也則塞乎兩
閒者又安在非一身之氣耶氣是箇不恐懼的本領除告
子外則下而北宮黜上至曾孟皆以此爲不動心之道特
其所以守之者有約不約之分耳內裏有箇義作骨子義
縮也故曰以聽氣之自生則守之功約而其用大若其不
義以直內然則守之氣之末流其功不約而用反有所詘爾約以言
其守氣者而非與氣爲對氣只其此一箇氣曾孟之氣較

黝舍百倍剛大而塞兩閒非曾孟舍氣不守而別守一自
反以爲約法也不出吾心而守之乃以塞乎兩閒則曰約
所守在此其氣亦盡於此則頻用氣而頻須守斯不約矣
若北宮黝者日奔命於褐夫萬乘挫事惡聲之閒而不給
也

不得於言一言字所該者甚大凡天下事物之理可名之
爲言者皆言也孟子向後說誠淫邪遁之辭卻但從言之
差謬者一邊說則以當其世而爲齊之卿相則異端說士
雜沓進前自勢所必有須與之距其邪說爾乃欲闢人之
妄則豈徒在逆億鉤距之閒哉己之真不顯則人之妄不

可得而闢故知言之成效在邪說之不能亂而知言之全體大用則唯義精仁熟於是非得失之百致炳然如日光之被物容光必照而天下之理自莫有能遁焉者矣知此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也亦謂天下之理本非吾心之所有而不可勝窮卽是非得失之不能解了者姑且是與爲是非與爲非因應乎天下聽物論之不齊而無庸其察若求於心者役心於學問思辨以有得而與天下爭則疑信相參其疑愈積不如聽其自得自失於天地之間可以全吾心之虛白而繇虛生白白以無疑之可不動其心也若云告子於己言之有失不反而求之以期其必是

則亦孟浪狂躁之妄人耳何以能先孟子而不動心耶抑
謂杞柳湍水屢易其說爲勿求於心之證乃不知論性三
說立喻不同而指歸則一非有不得於杞柳之說遂順唇
舌之波而改爲湍水之喻也說見後篇

先須識得告子是如何底蘊方於此一章大義得貫徹分
明先儒於此俱皁白不下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只
緣他自認此心與天下之言判然爲二不當強引言入而
役心以出直安頓者心教在未有名言上一層籠罩著天
下俾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至我之前如蚊子嘔鐵牛
絲毫搖動他不得所謂你若無情他也休也若必求之於

心則將役其心以窮理格物是非得失先積於我而心爲之動故程朱於此識得他外義處乃其云生之謂性者亦謂有義有理因而言有得有不得皆非性之所有非其所
有故不當求也其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他只認定此
昭昭靈靈底便作主人卻將氣爲客感之媒但任著氣便
攬下天下底事物來去外面求個義以與物爭乃能勝乎
物者物亦能勝之矣故即使吾心有不能自主之時亦且
任之而俟其自定如公子牟之所謂勿重傷者是已若求
助於氣則氣本濁而善流有所勝卽有所不勝矣蓋氣者
吾身之與天下相接者也不任其所相接者以爲功則不

求勝於物而物固莫能勝之斯以榮辱利害之交於前而莫之動也告子之爲學術大要如此蓋亦源本老莊而後世佛氏之言亦相承以立說焉乃孟子則以爲天下之言其是非得失不可枉於當然者本吾心固有之義見其是則不容以爲非見其非則不容以爲是也惟吾性固有其義以制天下之是非得失則天下之言本待治於吾心而苟盡吾心之制則萬物自有其貞形萬事自有其貞則吾心自有其貞觀雖日與詖淫邪遁者接而其根苗枝葉之所爲起止我具知之而無所疑惑則何用籠罩天下棄物理於不求而後可以使心得甯哉故學問思辨之下學也

始於疑而聰明睿知之上達也終以成夫大信則天下之
名言顯諸仁者皆通而藏於用者各得矣此孔子之所以
時措咸宜者固卽在學不厭教不倦以爲聖功也若吾心
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於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
含也乃吾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亦何莫
非天地之正氣而爲吾性之變焉合焉者乎性善則不昧
而宰事者善矣其流動充滿以與物相接者亦何不善也
虛靈之宰具夫眾理而理者原以理夫氣者也理治夫氣
爲氣之條
理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是故舍氣以言理
而不得理則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於理而志之所往欲

成其始終條理之大用則舍氣言志志亦無所得而無所成矣以志之無所成卽偷安於其無成者自謂不失其心而天下亦莫能吾勝乃本以不能勝之故匿其不勝而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遂廢己所受持天下之資以絕天下則是自反不縮而恃不侮褐夫以無懼乃不知自反而縮者原無懼於千萬人也氣唯不以義動則餒而豈有多所成卽多所敗有所勝卽有所不勝一盈一虛之憂氣從義生而因與義爲流行則以我之制治天下之不足畏者初非以求勝於物而自成勝物之用又豈理外有氣心外有義襲而取之以攬天下而爭一旦之勝如告子之所譏者

哉故但慎其動於進退取舍之間充而至於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積小以大繇著徹微坦然終日無
所愧怍極夫朝諸侯有天下而終無所逢迎規避以求事
之成功之可俾志不能主而授其權於外物則卽此氣之
大以剛者可日與天下相接於吉凶生死之塗而無所懼
矣此孟子所爲不爲告子之爲而伯王之任亦終不能動
其心也以此折衷則諸家之說其合其否可考而知也
集註不詳暴字之義但云致養其氣讀孟子集註須於其
所略者循本文以求之不可胡亂成悖致養之功雖有有
事勿忘勿正勿助兩段然其所云勿正勿助者亦非以防

夫太過也凡人做工夫而有期待之心只是畏難而望其
止息其助長者則如宋人之揠苗不耐得薈鋤培壅索性
拚一番勞苦便歇下也暴者虐而害之之謂故不芸苗而
任其草滿者暴其苗也助之長而揠死之者亦暴其苗也
陵壓其氣教他一向屈而不伸者暴其氣也執著一段假
名理便要使氣求勝於人到頭來卻討箇沒趣向後便摧
殘不復振起者亦暴其氣也潛室不察倒著本文將暴其
氣作氣暴說不知此所謂氣乃以擔當霸王之業而無懼
者非但聲音笑貌之節則亦何有發得暴之憂耶一字之
顛倒滿盤皆錯無干說得和鸞佩玉去直向黃瓜蔓上求

瓠子一倍可笑和鸞佩玉養心於靜者也此之無暴養氣於動者也故曰浩然曰至大至剛而其不養也則曰餒曰害抑其盛大流行塞乎兩閒之大用而使若莊子養雞承蜩之邪說此正暴其氣者也學問事不知用功之各有攸當鮮不倒行而逆施矣

志是大綱趣向底主宰雖亦以義爲歸乃孟子之言義也曰集則不但其心之專向者一於義而所志之外事物譬爾當前不論小大常變一切都與他一箇義以爲之處分乃使吾氣得以自反無不縮之故恆充而不餒則於其所志者優有餘地坦然而無懼也若夫所志之義以事

物未當前則但謂之道而不名爲義義散見而日新道居
靜而體一也故孔子言志於道而孟子以集義爲養氣之
功志主道而氣主義明矣其曰配義與道是志氣合用底
氣配義以不餒其氣卽配道以不餒其志也集註敬字與
主敬敬字別敬者謹持之謂爾使如雲峰所引易敬以直
內以釋此則當云守其志以敬不當但云敬守志只是道
做骨子不消添入敬來且敬之爲德乃靜時存養無把持
中以此爲依據有志則有可持故知其所持在道而不在
敬

志壹則動氣一段三動字只是感動意卽其相爲感動者

以見其俱不可勿求元與不動心動字不同不動心者無
恐懼疑惑也但以氣之壹而動其志豈遂至於恐懼疑惑
且志壹動氣氣其知恐懼而生疑惑者哉此本以志氣之
專壹有爲者言之持其志者志固壹也心勿忘者氣固壹
也推而極之天理人事莫不皆然胡文定以先天而天弗
違爲志動氣後天而奉天時爲氣動志雖與孟子立言之
指別而理則一也集註中一從字極下得活小註謂喜怒
過度志反爲動則誤喜怒過度時直把志喪了而豈但動
乎下云反動其心心又非志之謂志者心不可云蹶者趨
者反動其志也氣壹動志乃是氣之既充必將專壹以有

爲則先未有此志亦便動著教生長者志來如子路只緣他氣之兼人故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動得志上如此上緊與志之專者弱可使彊一理說個壹便是好底悠悠而任其喜怒者志則時此時彼氣亦時盈時虛而安得壹哉

蹶之爲義自當從說文正訓云跳也促步曰趨高步曰蹶若作顛躓解則旣害文而抑害義顛者非氣也形也形動氣而非氣動心也蹶趨亦不是不好事古人於朝廷宗廟必趨臨戎登車則蹶孟子之言此只是借喻意故加以今夫二字非謂蹶者趨者之暴其氣也此言氣言心但在血氣之氣知覺運動之心上立喻與上言志爲志道之志言

氣爲浩然之氣者不同蓋謂凡人之爲善爲惡

此兼善惡說

先

有其心無定志則但名爲心而氣爲之用者固多矣然亦有時本無

是心而因氣以動作焉如今人言乘興而爲如方在蹶趨則心亦爲

之疾速與緩步時不同則心雖有覺氣雖無覺而偶然之

頃氣且乘權以動一時之心然則專壹之氣其以感動常

存之心亦於此而可推矣或問志養得堅定蹶趨亦不能

動得之疑全是隔離猜物話朱子所答亦不分明不察於

此而和鸞佩玉之說得以闌入而黃四如文武火二三十

年之邪說亦以倡矣

盡心知性是知言本領非知言後功效蓋繇盡心知性以

知言其功雖似不可企及而本末固順若從揀別誠淫邪
遁上下工夫以求心之盡性之知則如拔壯士之爪而欲
仆之也集註先說盡心知性後說於凡天下之言云云甚
是分明東陽倒著說卽是門外語中庸謂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孔子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俱是此理苟
非盡心知性何以能不逆億而先覺耶知言與窮理自別
知字是現成字窮字是工夫字窮理則爲知性者入德之
門知言乃知性後全體大用之發循本以知末與卽末以
求本迹同而實大異程子斥人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看
史一字不遺其所以用心者不同本末逆順而已

所謂天地之間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而碧落下而黃
泉原不在君子分內聖賢下語儘大說也有著落不似異
端便說向那高深無極廣大無邊去閒字古與閒空閒字
通天地之化相入而其際至密無分段那得有閒空處來
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於人物便不盡繇
天地故曰閒所謂塞乎天地之間也只是盡天下之人盡
天下之物盡天下之事要擔當便與擔當要宰制便與宰
制險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簡無有畏難而憚怯者但以此
在未嘗有所作爲處說故且云塞乎天地之間天地之間
皆理之所至也理之所至此氣無不可至言乎其體而無

理不可勝者言乎其用而無事不可任矣集註云充塞無
閒閒者隙漏之謂言無一理一事之不周也新安云無有
間斷之者有句無義

天下固有之理謂之道吾心所以宰制乎天下者謂之義
道自在天地之間人且合將去義則正所以合者也均自
人而言之則現成之理因事物而著於心者道也事之至
前其道隱而不可見乃以吾心之制裁度以求道之中者
義也故道者所以正吾志者也志於道而以道正其志則
志有所持也蓋志初終一揆者也處乎靜以待物道有一
成之則而統乎大故志可與之相守若以義持志則事易

而義徒守一曲之宜將有爲匹夫匹婦之諒者而其所遺之義多矣義日生者也日生則一事之義止了一事之用必須積集而後所行之無非義氣亦日生者也一段氣止擔當得一事無以繼之則又餒集義以養之則義日充而氣因以無衰王之間隙然後成其浩然者以無往而不浩然也小註父當慈子當孝云云只是道不是義又云道義是公共無形影的物事尤謬義亦云公共則義外矣此門人記錄失實必非朱子之語朱子固曰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何等分明大要須知道是志上事義是氣上事告子貴心而賤氣故內仁而外義孟

子尊氣以盡心故集義以擴充其志之所持於此辨得分
明更無混亂矣

此義字大段在生死行藏進退取舍上說孟子以羞惡之
心言義是也孔子說義處較不同如云行義以達其道則
小註所云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者是亦止是此
一理孔子見得大孟子說得精故程子以孟子言義爲有
功於孔子孟子唯在羞惡之心上見義故云義內疇蹴之
食至死不屑豈在外哉唯此羞惡之心人皆有而各自有
彼此不能相襲

襲如襲裘之襲表蒙裏也猶今俗言套集註引齊侯襲莒非是故宋薛不

受則爲不恭受齊之餽則爲貨取有伊尹之志則忠無伊

尹之志則篡唯不可襲襲而取之必餒也亦唯此羞惡之心最與氣相爲體用彼君臣父子之義但與理合不資氣用氣柔者大抵羞惡之心失也故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只以保全此羞惡之心內之無微而不謹外之無大之可搖則至大至剛之氣自無所惴矣

小註中一段說是集義所生一段甚爲明快集註卻未能如彼清楚是字與非字相呼應蓋以自白其如此而非如彼也譬之南人知稻田而不知麥隴乃告之曰此麥也是高田秋種而夏穫者非水田夏植而秋穫者也此兩句文字直承上其爲氣也四字一氣趕下不可以集註分節而

割裂之天下必無有低田瀦水夏種秋穫之麥猶之乎必無有以義襲而取之之浩然之氣麥隴之水一未分瀉種之稍後於秋則麥不登矣況水田而夏種之乎行一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況可云以義襲而取之哉取之之字指浩然之氣說非汎言氣也義惟在吾心之內氣亦在吾身之內故義與氣互相爲配氣配義義卽生氣若云義在外則義旣在外其可云氣亦在外乎義在吾身心之外而氣固在吾身之內乃引義入以求益其氣則氣有虛而義乘其虛以襲之因挾取此氣以爲義用矣如實求之吾身之氣豈身外之物可襲而可取者哉其有謂義襲而取氣者則

告子之說是已告子以吾心本無義但有此昭昭靈靈之體堪爲主而不爲萬物所搖則心旣恆甯而氣亦順適泊然無爭而天下莫之能勝今無故外求一義闖入吾心之內使吾氣不得以甯而挾與俱往以與物爭勝於是非得失之林則吾之氣不得以順安其居與心相守而受奪於義以紛紜而鬪搆故我唯不得於心抑唯務安其心而不外求義以襲取夫氣而妄用之則心不動而氣亦不傷此告子之邪說固然而孟子曰我之養此浩然之氣者非義在外使之入襲吾氣而取之也乃義在內而集之則氣之浩然者以生也明其是白其非而告子之誣其所不知以

妄譏吾養氣之非其失自見矣蓋告子不能測孟子之所
得故妄譏孟子以外求義而襲取夫氣實則孟子既已不
然而天下亦必無外求義以襲而取氣之人且外之與內
不相爲配則不相爲取既云義外則義固無爲者矣無爲
者安能致其襲取之事哉乃告子之致疑於襲取者繇其
不知有義而以天下之是非得失爲義則且曰大道旣隱
人心之純白者旣失而後有此也是其徒以當世無實之
是非爲義而於其心羞惡之見端者昏不自知久矣夫告
子而豈無羞惡之心哉乃繇其蔽陷之深則雖有所羞惡
而反自誣其固有之良以爲客感之所生固將曰呼馬應

馬呼牛應牛而又何羞食豕無異於食人盜跖不殊於伯夷而又何惡是如己有目不知其可以視乃以謂白黑之班然者足障吾明而欲棄之告子蓋自有義而不自知因不自知而義以喪非然則義本在內與氣相配而生其浩

然而何以云義外哉繇其不識義是故外義

如子久逃不識其父故以

父為外人

繇其不識義而外義故以養氣者為義襲取氣則亦

猶夫不識麥者之謂麥為水田夏種之苗遂謂種麥者必瀦水以防夏旱我所耕之田皆平原塏本無水之可瀦不當種麥也以不種麥故雖旱而無可槁之麥乃曰賴我之不種而免於槁孟子所謂不芸苗者正此謂也故於此

而深辨之以自明其長

答惡乎長之問

集註事皆合義一事偶合

云云俱未得立言之旨

說必有事勿忘處易說勿正無助長處不知養浩然之氣
當何如用功則入鬼窠曰去黃四如說如鍊丹有文武火
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真鬼語也孟子說
養氣元不曾說調息遣魔又不曾說降伏者氣教他純純
善善不與人爭鬧露圭角乃以當大任而無恐懼者其功
只在集義集義之事亶亶日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何怕猛火熾然塞乎天地須窮時索與他窮須困時索
與他困乃至須死時亦索與他死方得培壅此羞惡之心

與氣配而成其浩然此火之有武而無文者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則得天下而不爲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一介
不取一介不與恰緊通梢篳食豆羹與萬鍾之粟無不從
羞惡之心上打過乃以長養此氣而成其浩然則又火之
有武而無文者也今云火猛則丹走其將一半拏住一半
放鬆遇肉三片遇酒三杯且教渾俗和光而可乎哉黃四
如者豈以爲然特其茫然不知何者爲養氣何者爲勿正
無助長黑撞著便與他比方兩句恰得此村道士口頭內
丹語隨便胡銃出來故曰鬼語也此勿正無助長是明白
分曉有可指證語與前義襲取氣爲有其言而必無其事

者不同孟子固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須於此看出天下之人是如何助長蓋盡人之情自非奴隸傭保之不堪者與夫巨奸極險之夫以陰柔而濟其惡則雖無志可持之人亦未嘗不以其氣而求勝於物而當其求勝之時則皆有不懼之心若此者何也氣之至大至剛者人所共
有而與性俱生者也乃又唯暴戾凶狠之人則不論曲直而槩施其血氣之勇若其較爲自好之士者固且以義自居而折人之不義矣乃方其以義自居則亦用其羞惡之心以爲制不可謂不芸苗矣而所守之義不過刻苦以自樹立於一日遂恃此以爲可以折人之具而無所憚以任

其非所任而敵其非所敵此宋人所謂今日病矣亦未可
謂爲之不力也而所任非所堪所敵非所勝根本不固而
枝葉徒繁則果有千駟萬鍾以誘之得生失死以脅之而
義力未厚氣焰徒浮將有摧撓屈折一挫而不能更振者
矣此助長者之無益而反害乎氣也抑或見義思爲而無
久大之志立一近小之規以爲吾之所能乎義如此而苟
善是是亦足以求伸於天下矣如戴盈之所謂請損之者
則其義易成而其氣亦易振以刻期而見功此所謂正也
夫欲去二者之病則亦唯一倍精嚴規恢廣大於其羞惡
之本心擴而充之如火始然愈昌愈熾更無回互更無貶

損方得無任不勝無難可畏而以成其氣盛大流行之用

若畏火之太猛從而緩之又從而伏之一日暴而十日寒

亦終身於首鼠之域而已矣斯唯異端之欲抑其氣為嬰

兒者則然故曰為善無近名文火帶武為惡無近刑武火帶文以遁

於知雄常在爐中三十年守雌伏火之詭道其緒餘以為養生則於

取與翕闢之際不即不離而偷其視息若聖賢之學無論

經大經立大本雲行雨施直內方外者壁立萬仞即其所

天永命以保其生者亦所其無逸而憂勤惕厲以絕伐性

戕生之害又奚火之必伏而文武兼用者乎在四如本不

知而妄言竊鬼語以欺人亦非果有得於異端之教乃讀

者不察或反屈誣孟子以證彼內養之邪說則其害大矣
若此類愚讀大全而深有懼焉者也

勿助長原不與告子對治集註語自未審告子只是不芸
苗以氣爲無益而舍之故勿求於氣繇他錯認苗爲稂莠
謂其不可以充食故遂不芸且不芸矣又何助長之有前
段告子未嘗知義二句已辨盡告子之短必有事焉四句
孟子自言其集義養氣之功不復與告子相比擬前段集
註行一事偶合於義云云正好在此處作註集義養氣卻
不是拚一日之病須終歲勤動方得有力田之秋若如齊
桓之定王世子晉文之伐原示信陳仲子之與之齊國而

不受以一日之勞表一日之義遂鼓其氣以陵天下而不顧本根之拔此則助長者也告子卻不喫者茶飯方且疑孟子之爲助長而彼豈其然

諸儒之失在錯看一養字將作馴服調御說故其下流遂有如黃四如伏火之誕者孟子之所謂養乃長養之謂也直到北宮黝恁般猛烈亦謂之養豈馴服調御之謂乎孟子於此看得吾身之有心有氣無非天理故後篇言養心而曰無物不長直教他萌蘖發達依舊得牛山之木參天此言養氣只是以義生發此不餒不惴之氣盛大流行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所屈異端則不然將此心作獼猴相似

唯恐其拘桎之不密而於氣也則尤以爲害苗之草摧殘
之而唯恐其不消莊子木雞瀉山水牯皆此而已古人卽
在聞和鸞聽佩玉時亦不作此蚰蜒倒縮氣象森森栗栗
中正有雷雨之動滿盈在內故曰立於禮立字中便有秦
山巖巖意後人不察夾雜佛老遂有靜養氣之說極爲害
事聖賢靜而存養乃存養此仁義之心於靜中雖靜不息
豈撞機息牙暴害其氣而使不能動如三日新婦婉婉作
閨態耶

願學孔子一段

自宰我子貢
善爲說辭起

孟子但從大架步說卻未顯

出示人集註語錄亦未爲發明雙峰謂孟子章句長須看

教前後血脈貫通如此願學孔子一語乃通章要領若於
前後貫通有礙則不但文義雙躓而聖學喫緊處亦終湮
晦令學者無入手處夫願學孔子則必有以學之矣孟子
曰可以仕則仕云云孔子也然則將於此而學之耶乃此
四者則何易學也仕止久速之可者初無定可而孔子之
則仕則止則久則速也自其義精仁熟繇誠達幾繇幾入
神之妙倘無其聖功而徒髣髴其化則亦王莽之學周公
矣夫化繇德顯德自學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達者自然
順序之通也達不可學而學乃以達孔子且然而況學孔
子者乎旣明夫非於仕止久速而學之則將曰知言養氣

其學孔子者也此固然矣然其云養氣者集義是也夫集義而氣以不餒則至大至剛無所貶撓而兩閒之事皆足以任之孔子固然而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君百里之地而足以有天下其氣之配道義以終無餒者夫豈有讓哉而孟子又何以略二子而獨學孔子也故養氣者聖功也抑聖者之所同也非孔子之所以異也今但從末一段文字原委看來跌入子貢問聖一段孔子自言處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固可考矣公孫丑夫子旣聖一問先以辭命未能發端則其疑孟子之聖也固在聖人復起之所不易而子貢信夫子之聖也以學

不厭而教不倦爲仁知之大用卽此觀之則可直詞以決
之曰養氣者夷尹孔子之所同也知言者孔子之所以異
也學孔子者知言而以養其氣也先儒謂知言養氣二者
合一又云告子外義故不知言是則孟子唯能見義於內
故於天下之言無所求而不得而浩然之氣日生夫其見
義於內者豈斤斤之明足以察之哉以無私之仁體藏密
之知故自喻其性之善而灼然見義之至足於吾心乃其
所繇以致此者則唯不厭不倦以爲學教而卽物窮理以
豁然貫通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也全體大用卽義此卽大學之
格物致知以知至善而止者也繇其知之大明則爲知言

繇其行之造極則爲養氣

義無不集故造極

行造其極則聖矣夷

尹之所以皆得爲聖也尹之格于皇天夷之風起百世者氣之盛大流行塞乎兩閒者也乃繇其行之已至則得天下而不爲固有所不可矣君百里而有天下則抑有所可矣若夫隨可而可不但有其必可斯豈特行足以造之而氣足以任之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者義無不集而氣足以舉其任也巧者盡心知性而耳順乎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判然冰釋而無纖芥之疑也是知孔子之獨至非二子之所得同者在知言而孔子之所以聲入心通無疑於天下之理而爲

萬事萬物之權衡以時措而咸宜者一其下學上達者之
條理蚤成也學不厭教不倦下學之功也乃卽此以學而
卽此以達則唯盡吾性之善充吾心之義而無不達矣故
其爲學始於格物致知而要於明德之明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則物之所自格者卽吾德之本明者也以盡吾
心皆備之物而天下之是非得失無不待我以爲權衡此
孔子所謂可與權者養氣則可與立
知言乃可與權乃以應夫仕止久速
之幾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廓然其無疑矣若夷與尹
非其知之不真也知其所至而未極乎物之所至則至其
所知而或未中乎幾之莫知其不能從容於仕止久速合

一無滯之義也亦極其所極而未達乎無用不極之妙易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事始於精義
則下學皆有可學之資化極於窮神則雖夷與尹不足以
盡其上達之妙然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一言以蔽之
曰知言而已矣乃微其詞而不直以告丑者則緣此之爲
學事甚易而幾甚微達者自可得之於無行不與之中而
苟標此以爲宗將使愚者不察苟求之外而遺吾本明之
德則且玩物喪志以終身於罔殆之中乃以前段所答知
言之問但就齊卿相所知之言顯其救時之大用而未著
夫知言之全體與其所自知言之本原故於此復申言其

從入之事在學誨之中而推致其權度之精則有時中之
妙蓋七篇本孟子所自作故問答之際一合一離一微一
顯一偏一全經緯成文而大義微言交相引伸使知者自
得之引而不發躍如也亦於此信矣

不忍人忍字誤作必有忍忍字一例看極爲害理雙峰忍
不住之說其謬甚矣忍字从刃从心只是割棄下不顧之
意朱子於此已說得分明事親從兄是從順處見惻隱羞
惡是因逆而見觀下稱孺子入井則知之若無入井之事
但見一孺子便痛惜憐愛忍禁不住骨與俱靡則亦婦人
之仁耳此章言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其云先

王者湯武是也人之陷於水火者爲勢已逆而我始勸法
立制以拯之也若承治之主便無可動其惻隱者則又如
下篇所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但無害
之而已足矣君子之於民也當其順則無欲害之而止當
其逆則有不忍之之心非仁之有二心也仁術之因乎物
者自不同也若云惻隱之心從中發出便忍不住則當云
不忍惻隱之心而何以云不忍人此處喫緊在一人字言
人則本爲一氣痛癢相關之情自見朱子云見一蟻子豈
無此心語自有病理一分殊昭然自別於吾心不可籠統
帶說均是人矣則雖有貴賤親疎之別而情自相喻性自

相函所以遇其不得恰好處割舍下將作犬馬土芥般看
不得此求之人之天良固自炯炯不昧非徒有言說而不
能喻於心也浸令蟻子濱危則又較犬馬差一格而況於
人乎至若忍禁之忍自以能忍爲得若忍不住自是不好
事忍者情欲發而禁之毋發須有力持之事焉若人之不
仁則直是喪其本心豈有惻隱之心發於中而用力以禁
其不發者哉苟其爲仁義之心雖至愚不肖既有之亦必
聽之特不能發之而未有忍之者也且云不忍人之政亦
豈先王之有此政也技癢不禁而急於自見也乎甚哉饒
氏之以小言破道將牽率夫人樂用其婦人之仁小丈夫

之悻悻而有餘矣

集註全體此心四字恰與端字對說孟子之學大旨把內外精粗看作一致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皆備於我萬事皆備於心也心之發端則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到全體上卻一部全禮樂刑政在內只緣仁義禮知之德彌綸兩閒或順或逆莫不左右而逢原也雙峰云斯猶卽也若下得卽字便不當下斯字卽字雖疾速然有彼此相躡之意如人言行一步卽行第二步第一步之中無第二步但行一步亦自可止不必定行第二步特行之疾者不止而加進遂相因以卽有耳此言斯有則不然須爲之釋曰斯

卽此也方得恰合卽此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在內非有待也如齊宣之易牛孟子許之爲仁術仁心也術政也不忍殺牛之心自有此全牛之術非既有此心又有此術也先王固不無學問思辨之事存養省察之功然俱於事未至前之先務求吾心之全體大用而全體之非待有其心後卻方講求其事以爲心樹枝葉說卽字雖疾速以實求之則終成躐躐識得孟子本領自然不作此文向納交要譽惡聲便說是人欲之私亦不得上蔡之說太高著高過則無實矣孟子之意特以此三者之心原不與乍見孺子入井時相應故所感值其所通惻隱之心生而三

者之心不生也乃其必言非此三者則以如救孺子則須
有此三種利益固其功之所必收而非乍見之頃有心期
待而得耳若以此爲人欲之私則子貢贖人而卻其資孔
子不應非之且不救人之聲惡聲也惡聲可惡而惡之又
豈非羞惡之心乎上蔡之意若將以此分王霸之誠僞然
霸者之疵乃在攬著未有之事以鬻仁義若伐原示信到
底無益有損若其覲面相遇發不及慮之時亦未便起功
利之想不然則豈桓文之心求一念如悠悠行路之人乍
見孺子入井時而不得耶雲峰云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
心則尤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矣孟子到底也須說個擴

充擴充之功乃以會通四端而經緯萬善究莫非天理之固然且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及到少間問知此孺子之父母卻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救之爲逆不救爲順卽此豈不須商量而孔子所謂可逝也不可陷也又豈不安頓自身而排置得所乎惻隱之心元與羞惡辭讓是非同條互用那得只任此一念一直做去更無回顧且此章言不忍人之心裏面便有不忍人之政則先王所以定上下之交永夙夜之譽遠不仁之聲者鴻名大業俱在裏許若只許直用不許商量安排則只消此心已足而何以又云有政耶聖賢帝王之學元無孤孤另

另作一條白練去之理不用商量者釋氏之所謂驀直去不用安排者又莊子之唾餘耳故曰雲峰之說陷溺異端而大違聖教也

朱子動處發出一段文字有一部全易在內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只是此理動便是陽靜便是陰從其質而言之則爲陰陽從陰陽之所自生者而言之則只是動靜陰在天地也未便是不好底動以出靜以納出者所以虛而受納納者所以實而給出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到生物之化上則動者生也靜者殺也仁不仁亦遂以分矣聖人官天府

地自知擇而用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須作兩項說立天下之大本則須兼動靜而致功合陰陽以成能喜怒哀樂未發處必肖天地之動靜無端納以實而善其出若其知天地之化育則只在動處體會以動者生而靜者殺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與義卻俱在動處發見從動中又分此兩支仁動之靜也義動之動也義雖以配肅殺然其殺也亦羞惡極至之用非與天地之無所羞惡而殺者同故殺人刑人而不因於己所甚羞與所大惡則必殘忍凶酷之徒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動而不已而動者必因於物之感故易言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卽此是天地之心所謂一陽來復數點梅花者是已樂
記以感而遂通爲性之欲便大差謬所以他後面說物至
知知一段直入異端窟白裏去聖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
仁只在一動字上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相一而疑
相礙者合之於動則四德同功矣且如此章上言內交要
譽惡聲在乍見孺子入井時用他不著若靜中豈無此三
者亦豈遽成大過只爲動處不與此事相應則人固有之
心便不向那邊動若本非所動而強爲之則是霸者之假
仁若恰好當機而動便儘商量其宜安排得當正以盡此
心之大用故卽納交要譽惡聲之心遇彼恰好用著處亦

卽以從彼動者爲正而怵惕惻隱之心在彼又爲不相交涉此中內外感通良心各見處只在當念自喻不可懸揣與判王霸之分若見大賓時內交之心從中而發便是禮之端不韙之聲思以避之便是義之端畏鄉黨之清議而思得盛名便是智之端此唯要字有病譽字自無嫌唯孺子入井之時非彼三者之動幾故孟子別言之雖在人欲橫流之人亦未有從彼發者天地自然之理與吾心固有之性符合相迎則動幾自應此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而一切商量安排皆從此而善其用故君子之致其功者唯慎諸此之爲兢兢也

心統性情統字只作兼字看其不言兼而言統者性情有
先後之序而非並立者也實則所云統者自其函受而言
若說個主字則是性情顯而心藏矣此又不成義理性自
是心之主心但爲情之主心不能主性也乃孟子此言四
端則又在發處觀心繇情以知性繇端以知本之說蔡西
山竟將端字作尾字看固是十分膽識但就眾人全體隱
晦僅有此心言之則爲尾若先王全體此心則如火炎崑
岡水決金堤通梢一致更無首尾矣抑此但可云從情上
說心統性在內卻不可竟將四者爲情情自是喜怒哀樂人心
也此四端者道心也道心終不離人心而別出故可於情

說心而其體已異則不可竟謂之情若張子所謂心統性
 情者則又槩言心而非可用釋此心字此所言心乃自性
 情相介之幾上說集註引此則以明心統性情故性之於
 情上見者亦得謂之心也心統性情自其函受而言也此
 於性之發見乘情而出者言心則謂性在心而性為體心
 為用也仁義禮智體四端用要此四者之心是性上發生有力底乃
 以與情相近故介乎情而發惻隱近哀辭讓近喜羞惡是非近怒性本於天
 而無為心位於人而有權是以謂之心而不謂之性若以
 情言則為情之貞而作喜怒哀樂之節四端是情上半截為性之尾喜怒哀

樂是情下半截情純用事者也情又從此心上發生而或與之為終始

或與之爲擴充

擴充則情皆中節

或背而他出以淫濫無節者有

之矣故不得竟謂之情必云情上之道心斯以義協而無毫髮之差爾

小註云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

本字有病

只將他發動處看

此爲人皆有之而言也若君子之靜而存動而省功深理熟天理來復者則不然仁義禮智自森森地於動於靜皆不昧於此中循之有實發之有據故曰反身而誠豈但有形影而已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倍篤實光輝皆无妄者孟子只且如此指出不獲已爲已放其心者言耳不然則爲聖賢者亦但從端緒上尋求舍其富有而

與寡婦爭遺秉滯穗之利那得充滿周徧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來擴充四端以幾乎四海之保已是忒煞費力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也人有四端猶其有四體其有四德猶其有此心愚下人但知有四體不知有心故且與如是作喻

不能擴充只爲不知知字上有工夫固是然此知上工夫須辨別在不可錯云識得此心便大事了畢知字連下皆擴而充之五字一氣知者知擴而知充也強恕而行知擴者也反身而誠知充者也擴充之中便有全部不忍人之政在內大用無非全體須一一揀別令與此四端相應相

成大學之所謂致知正此是也若在長養四端令恆不昧上做工夫則須用戒欺求慊之實學不僅用知知有此心便大段休去此釋氏之邪說只一發心功德便不可量乃以隲名教戕生理而皆不恤嗚呼重言知而無實其爲害之烈可勝道哉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一章唯雙峰爲得之慶源西山只在心上說卻不顧下文不仁不智一段亦且不顧矢函巫匠兩喻矢人匠人之心與巫函同所以不同者術而已矣上章與此章共是一意上章就高遠處說先王所以平治天下之理此章就卑近處說爲諸侯見役者發動其恥心然

大要都在仁術上著意擴而充之者盡心所本有之術也
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既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其所以救之
者不遺餘力可知已先王於心見全體則術自無不得其
宜以心之固有夫術也若矢人之心無異函人而卒至以
傷人爲心者術亦能易心也心有其術則上智者當盡其
心以行其政術能易心則下愚者當正其術以養其心故
云擇云莫之禦皆爲術言也若心則固有之而無待於擇
藏之於己亦何有於禦不禦哉心術元爲一貫而心外無
術故可盡心以廣其術亦可因術以善其心畏罪而彊仁
者何望其見術於心哉且範圍其心於術之中而不習於

惡則亦可以保其國家而免於恥矣集註仁道之大四字
須著眼在一道字上

公孫丑下篇

齊王之召孟子過只在召上若以託疾爲不誠則使齊王
更不託疾直使人來召其侮嫚更何以堪託疾則亦若知
其不可召而屈於自尊自安之私意不能勉於下賢故情
雖不至而其禮貌之間猶有可觀其遣醫問疾亦然此皆
禮貌未衰處所以孟子猶與周旋而託景丑以進其誨不
然則抑去之唯恐不速矣朱子云未論託疾意自斬截又
云託疾又不誠未免蛇足以王之託疾爲不誠則孟子之

託疾亦不誠矣以不誠報不誠狙詐相高而內喪己又何
以爲孟子世儒每誤看一誠字將作直情徑行解其亂德
非小誠實也至也有其實而用之至也故質誠也文亦誠
也質之誠天道也以天治人者也文之誠人道也以人盡
天者也若不盡其實而但一直無僞以爲誠則謂之直而
不謂之誠且抑證父攘羊之直並不得謂之直矣自四先
生而外後儒多不識得誠字此是天理撲滿處經緯咸備
變通不爽豈得以喬野戇絞直情徑行之夷行當之

聞召則赴自是臣禮豈遂爲僕妾之敬如南軒之所云又
豈但爲敬之以貌如慶源之所云者唯當戰國時上無適

主下無適臣士之仕者恆舍其父母之國而他游故有此
客卿之禮與本國之臣不同亦仕局之一變也業已不得
不爲客卿則唯道以自尊而後顯其出以道也若以臣自
處則是其游以祿也故君臣之義不容輕定故曰學焉而
後臣之信其道之必行而後正君臣之分則道重而祿輕
乃游士之失守者唯恐不得爲臣而蚤定臣禮於是晨秦
暮楚無國而不爲臣無君而非其君此與失節之婦盡人
可夫者無以異則不但毀道輕身而君臣之倫亦喪孟子
所爭在臣不臣而不在召不召與孔子之仕於魯不同孔
子唯已臣於魯故雖告老之餘欲討陳恆則沐浴而請安

在其有謀之必就也孟子之志故欲齊之王天下而已爲之佐當斯時齊宣尙未成爲王者則與劉先主以左將軍見諸葛時同迨先主已稱帝於蜀而亮爲之相則居然臣主召之亦無不可矣從而後臣之四字求端的便知若爲臣則無不可召之禮而聞召則赴者非僕妾非貌敬也未有處謂齊王處置者百鎰之金不得處置不得而餽之乃齊王又豈無以處此哉其處之者謂以貨取孟子也乃虛將百鎰而徒生賢者不屑之心則齊王仍無以處之矣此處字若從孟子說則是取舍之權因乎物矣朱張二子之說皆於心上見義深得孟子義內之旨南軒云當受不

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抉出小
丈夫病根而顯君子之大真探本之言也陳仲子把者一
鷺之義大於母兄便是他逆天理處乃其所以然者於物
見義而不於心見義也於物見義則瑣屑向物上料理忒
把者飲食貨賄看得十分鄭重孟子推其用心之小而知
其簞食豆羹之必見於色則當取而不取者其必有當舍
而不舍者矣不知求義於內故也慶源云學者觀此亦可
知所予矣看義亦得通透不知所予之病亦緣於貨見重
於貨見重則吾心之義無權要之亦爲物蔽故不當與而
與以示恩亦必當與不與而成吝矣所謂簞食豆羹見於

讀四書大全說卷六
五
色也君子以官天府地則兩閒之物皆以供吾心宰制之用豈於彼而見輕重厚薄之等哉

小註謂孟子若探沈同之欲伐燕而預設辭以拒之便是猜防險陂使然則爲君子者必如夢嚙答人不相登對而後可陳賈以周公之事問孟子卽逆折其文過之心又豈不爲猜防險陂之尤耶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君子固不可逆億夫詐不信而何得不先覺且沈同之問固未挾詐不信而來而昌言可伐則亦覺所已覺而非先覺矣此猶不覺亶不聰矣齊燕本接跡之邦伐國非一日之事計其偵之於境謀之於廷治兵轉餉亦必見之行

事矣則非但情之可探而已爲形之可見沈同至前而問
伐燕豈爲他人問哉戰國之時時王皆齊類也如謂燕可
伐而齊不可伐燕則又豈三晉秦楚之獨可伐也盡當時
之侯王無可伐者而孟子乃云可伐將待諸數百年後有
王者起而後伐之耶充彼之說雖漢高卽起而亦不可伐
子之之裔至今存可矣旣無有可勝伐之之任者則是不
可伐也若烏頭以人不可食之故遂謂之不可食然則孟
子所謂可者非卽齊之無不可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天吏命於天者也天無諄諄之命自民視聽而已矣
簞食壺漿以迎之誅君弔民而綏之則卽此而已爲天吏

矣然則天吏亦唯人所爲而何獨齊之不可爲天吏也以
燕伐燕亦就水火之亦運者言之耳齊之君臣不聽命於
孟子一任諸匡章沈同之流恣兵威而不知戢故孟子見
其不可勸若就孟子而謀之戒飭將士禁殺掠於師入之
日而預爲條畫虐政之當除者以除之於旣伐之後則勸
齊伐燕自協孟子之素志而何不可哉其曰何爲勸之者
鄙其不足與有爲而不任爲之謀也龜山云何不可之有
亦謂齊可也齊旣可伐則直應之曰可彼此心目之間了
然其作一伐燕之計而又奚但逆探其情耶但龜山謂或
人歸咎孟子則失之或人之問在齊初得燕之時而不在

燕人復畔之後本文以齊人伐燕冠其上於義自明或人心駭於五旬之舉而健羨夫俘掠之功故以勸伐得計歸功孟子乃孟子以其殺掠之淫深惡而痛惜之則曰此不足爲天吏者我固不願爲之謀也激詞也如必謂齊之素行不足以爲湯武而不奉命於避債無地之衰周爲不可以興師是暴君污吏當同昏之世幸湯武之不作一恣其虐民而人莫敢問矣聖賢待人只是教他立地做去更不追咎其既往孟子且以好貨好色之心爲可以王而何況伐有罪之燕春秋序齊桓之績許楚子以討陳恰是此理湯之征葛固不奉命於桀周命已訖義不得如曹操之挾

言四書大全卷八
五九

孱主爲名以制天下故孟子爲齊策燕者四而無一不言當伐借以王命爲嫌則專封之罪重於專伐置君而去又豈諸侯之所得爲乎聖賢言語句句是理句句是事纔說可伐則卽有伐之者若但言燕有可伐之理而實無可行伐燕之事者夢中影中幻出一天吏乃似思量彌勒佛下生一般則其愚騃狂誕可勝道哉

龜山謂或人歸咎孟子當繇誤讀彼然而伐之一句於然字一讀爲孟子自辨之詞燕人畔王且曰吾甚慙於孟子則齊之君臣固自知其不能聽孟子之言矣孟子之答沈同也辭雖未盡而繇慙於孟子言之則所以伐燕而定燕

者必嘗爲王言矣孟子言之而王不聽若或人無知更以
伐燕爲孟子咎此乃門外漢趁口胡哄孟子復屑屑然曲
自辨其不然豈不鄙哉其云彼然而伐之者然而二字作
一氣讀不當於然字斷句將作然否之然訓古人用然而
字往往有此例如春秋傳云然而甲起於宮中然而者猶
言於是也孟子云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然而者此時如
是也此言彼然而伐之者謂彼於是時遂往伐燕不復求
所以伐之之道也其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則言齊若能
爲天吏則可伐之也如謂沈同以孟子之言爲然而伐之
則考之當時沈同未嘗執齊之政伐燕之役尸其事者爲

匡章且沈同之問不奉王命而以其私問安得据此私議之一言而遽興舉國之師藉令孟子閒居片語同以告王而王卽爲興大役則王之信孟子百倍於湯尹桓仲之交而孟子之志久行於齊矣故齊之伐燕不因孟子之言夫人而知之齊不因孟子而伐燕孟子乃自以爲然吾言而伐之妄自居功妄自引咎而又屑屑然辨之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矣故讀古人文字當求語助變通之例不可執腐儒之乎者也之死法以拘文而破義

孟子拒齊王萬鍾一段文字最難看無端說箇子叔疑又無端說箇賤丈夫又無端說到征商去與齊王授室爲師

語意全不登對集註云又有難顯言者慶源云顯言之則
訐揚齊王之失此固然矣乃必知孟子所以去齊之故而
後可以得其不欲顯言之實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是非
諫不行言不聽之比矣王既可用爲善而終於不可用者
何也孟子嘗言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退而寒之者至
是孟子之所以終不能用王也而寒王者誰也王驩之徒
雖爲佞幸乃觀其欲徼孟子之一言而借輔行以自重則
其不敢顯排孟子於王前以爭寒暴之勢也明矣其能以
邪說寒王而使王不聽孟子者則所謂登壘斷之賤丈夫
也踞人國而樹子弟得位則爲客卿以持國是失位則寄

館於人國受其養而遙持其權以賓師友士爲名而實府其利齊王浮慕好士之名而籠絡此輩以爲招致游談之囿是以稷下之客羣居飽食行小慧攻淫辭以詆毀聖賢破壞王道爲己事乃其言之辨而智之足以取人主則孟子所不能得之王而彼能得之於王也以其時度其人齊蓋繁有之而無如[淳]于髡之爲尤觀其稱權禮責名實以誚孟子而激之去蓋已不遺餘力矣而寒暑之勢必不兩立彼之必欲排孟子也固然而孟子以踰尊踰親責王之不慎則使得大用於齊若此流者其尙能飽食羣居於齊之中國乎唯如髡者固孟子之所深惡而賤之者也亦使

人君自此而輕士與賤丈夫之開征商之禍者均也乃王
昏不知且欲以髡輩之禮待孟子時陳二子目移於陋習
而不知其不可將使齊之君臣視孟子之與髡曾無差別
聽其一彼一此或進或退互相辨難以資談笑則固齊之
君臣狂迷不察而實若髡者流辱人賤行有以啟之乃孟
子既已摘發其可賤可惡之實而終不顯言之則以其人
猥不足道而無徒增其侮嫚其折髡者曰君子之所爲眾
人固不識所不屑置之口舌者久矣

魯繆公之有人於子思之側繆公使之也齊之待孟子不
及子思自王之過與畱行者何與孟子以責客之絕長者

此微辭也其時齊王既不遣人畱行則固已不及子思矣
客當亟見於王道孟子所以去之故與其可以畱之幾然
後奉王命而來則初不妨以泄柳申詳之事行之待王之
悔悟而使之追畱然後可以繆公待子思之禮爲之文焉
乃自孟子自言之則亦惟曰不及子思足矣若意中所有
泄柳申詳安身於魯之一法則固嫌於自辱而不可見之
言也故當客初入見之時隱几不應以使彼自得其意則
必思所以進諫於王而調護之乃此客者雖有敬愛攀畱
之忱而朴鈍已甚孟子閱其齋宿之處故不得已爲言畱
賢之道當爭之於君而不宜先勸其委曲此魯人所以能

使繆公安泄柳申詳而不俾泄柳申詳之自求安以召辱
蓋自此言一出則其人雖退而告王因銜命來畱而孟子
愈不可畱矣至是已無所復望於客矣乃其復爾云云者
特教客以畱賢事長之禮而已而要必不可曰不及泄柳
申詳則以事關進退之大節故教人雖務詳明而終不可
以失己如其不悟亦無如之何也知此則不宜於子思申
泄橫分高下而但於繆公待賢之禮分次第王業不能如
繆公之於子思不得已而抑思其次耳倪氏次焉而齊之
羣臣一段甚爲得之又云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
無賢臣則猶未達孟子告客之意

滕文公上篇

程子云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云云須看一故字乃謂天理之見於人心而發於言詞其已然之迹不昧於固然者如此非繇先言善吉是後言惡凶非而知性之善也言之先後只是人所撰之序非天也如何可以言而見性特云善惡吉凶是非須如此說方順口則亦莫非天理之不可揜耳程子且從此近而易見處說似不知性者使知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其實性之善也則非可從言語上比擬度量底孟子之言性善除孟子胸中自然了得如此更不可尋影響推測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方解

性善此豈從言語證佐得者哉言語只是習邊事足以明道不足以顯性足以盡人道不足以著天道知此則苟非知性者而輕言性縱然撞合畢竟不親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在性先孟子言性善則善通性後若論其理則固然如此故朱子曰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乃易之爲言惟其繼之者善於是人成之而爲性成猶凝也孟子卻於性言善而卽以善爲性則未

免以繼之者爲性矣繼之者恐且喚作性不得乃於此則又有說孟子直將人之生理人之生氣人之生形人之生色一切都歸之於天只是天生人便喚作人便喚作人之

性其實則莫非天也故曰形色天性也說得直恁斬截程子將性分作兩截說只爲人之有惡豈無所自來故舉而歸之於氣稟孟子說性是天性程子說性是己性故氣稟亦得謂之性乃抑云性出於天才出於氣則又謂氣稟爲才而不謂之性矣天唯其大是以一陰一陽皆道而無不善氣稟唯小是以有偏天之命人與形俱始人之有氣稟則是將此氣稟凝著者性在內孟子所言與形始者也程子所言氣稟之所凝也易云成之者性語極通貫包括而其幾則甚微孟子重看成之者一之字將以屬天然卻沒煞繼之者善一層則未免偏言其所括而幾有未析也

孟子

英氣包舉不肯如此細碎分割程子重看一成字謂到成處方是性則於

易言成之者卽道成之卽善成之其始終一貫處未得融
淡氣稟之所凝者在有其區量有所忻合上生出不善來
有區量有忻合則小小卽或偏偏卽或惡與形始之性以
未有區量而無所忻合天只公其還他箇生人之理無心
而成化唯此則固莫有大焉者矣氣稟之所凝者形而有
者也形而有之性既有區量有忻合唯此則固小也程子
之言氣稟雖有偏而要非不善則謂形而有者上通於無
極小者非不可使大也此終費一轉折程子以氣稟屬之人若謂
此氣稟者一受之成側而莫能或易孟子以氣稟歸之天

故曰莫非命也終身而莫非命終身而莫非性也時時在
在其成皆性時時在在其繼皆善蓋時時在在一陰一陽
之莫非道也故孟子將此形形色色都恁看得瓌瓏在凡
不善者皆非固不善也其爲不善者則只是物交相引不
相值而不審於出耳惟然故好勇好貨好色卽是天德王
道之見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苟其但緣物動而不緣
性動則亦成其不善也孟子此處極看得徹蓋從性動則
爲仁義禮智之見端但緣物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且
但成乎喜怒哀樂於是而不中節也亦不保矣然天所成
之人而爲性者則固但有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智而見

端於人者則唯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已矣自形而上以徹乎形而下莫非性也莫非命也則亦莫非天也但其天者著之則無不善以物之交者興發其動則不善也故物之不能蔽不能引則氣稟雖偏偏亦何莫非正哉或全而該或偏而至該者善之廣大至者善之精微廣大之可以盡於精微與精微之可以致夫廣大則何殊耶雖極世之所指以爲惡者如好貨好色發之正則無不善發之不正則無有善發之正者果發其所存也性之情也發之不正則非有存而發也物之觸也自內生者善內生者天也天在己者也君子所性也唯君子自知其所有之性而以之爲性自外生

者不善外生者物來取而我不知也天所無也非己之所
欲所爲也故好貨好色不足以爲不善貨色進前目淫不
審而欲獵之斯不善也物搖氣而氣乃搖志則氣不守中
而志不持氣此非氣之過也氣亦善也其所以善者氣亦
天也孟子性善之旨盡於此矣蓋孟子卽於形而下處見
形而上之理則形色皆靈全乎天道之誠而不善者在形
色之外程子以形而下之器爲載道之具若杯之盛水杯
有方圓而水有異象乃以實求之則孟子之言較合於前
聖之旨蓋使氣稟若杯性若水則判然兩物而不相知唯
器則一成不反而性終託於虛而未有質也易又何以云

成之者性哉唯物欲之交或淺或深不但聖狂之迥異即在眾人等夷之中亦有不同者則不得謂繇中發者之皆一致然孔子固曰習相遠也人之無感而思不善者亦必非其所未習者也如從未食河狔人終不思食河狔而習者亦以外物爲習也習於外而生於中故曰習與性成此後天之性所以有不善故言氣稟不如言後天之得也後天謂形生神發之後感於天化而

者得後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習與性成之謂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後天之性習成之也乃習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如人不淫美色不能令之淫取物而後受其

蔽此程子之所以歸咎於氣稟也雖然氣稟亦何不善之

有哉

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亦是氣稟之偏

然而不善之所從來必有所自

起則在氣稟與物相授受之交也氣稟能往往非不善也物能來來非不善也而一往一來之間有其地焉有其時焉化之相與往來者不能恆當其時與地於是而有不當之物物不當而往來者發不及收則不善生矣故六畫皆陽不害爲乾六畫皆陰不害爲坤乃至孤陽畸陰陵蹂雜亂而皆不害也其凶咎悔吝者位也乘乎不得已之動而所值之位不能合符而相與於正於是來者成蔽往者成逆而不善之習成矣業已成乎習則熏染以成固有雖莫

之感而私意私欲且發矣夫陰陽之位有定變合之幾無定豈非天哉惟其天而猝不與人之當位者相值是以得位而中乎道者鮮故聖人之乘天行地者知所取舍以應乎位其功大焉先天之動亦有得位有不得位者化之無心而莫齊也然得位則秀以靈而爲人矣不得位則禽獸草木有性無性之類蕃矣旣爲人焉固無不得位而善者也後天之動有得位有不得位亦化之無心而莫齊也得位則物不害習而習不害性不得位則物以移習於惡而習以成性於不善矣此非吾形吾色之咎也亦非物形物色之咎也咎在吾之形色與物之形色往來相遇之幾也

天地無不善之物而物有不善之幾非相值之位則不善物亦非必

有不善之幾吾之動幾有不善於物之幾吾之動幾亦非
有不善之幾物之來幾與吾之往幾不相應以其正而不
善之幾以成故唯聖人爲能知幾知幾則審位審位則內
有以盡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
地自然之化無不可以得吾心順受之正如是而後知天
命之性無不善吾形色之性無不善卽吾取夫物而相習
以成後天之性者亦無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嗚呼微矣
未發時之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性也乍見孺子
時怵惕惻隱之動於心也亦莫非性也朱子曰少閒發出

來卽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
此語極直截若情固繇性生乃已生則一合而一離如竹
根生笋筍之與竹終各爲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
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已長則禁抑他舉動教一一肖
吾不得情之於性亦若是也則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
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
之情以其與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箇物事也性道心
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
也

其義詳尙書引義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可以爲善

則亦可以爲不善也

說見後篇

唯其不能卽善故曰可以爲善

如固然其善則不待爲而抑不僅可矣若惻隱等心則卽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爲善也性無爲也心有爲也無爲固善之性於有爲之心上發出此是滿腔仁義禮智之性在者裏見其錐末亦爲受囊故故西山以尾言端則已非萌芽之謂矣萌芽卽笋義若孟子言今人乍見而生其心者則爲不能存養者言爾若存心養性者一向此性不失則萬物皆備於我卽其未見孺子入井時愛雖無寄而愛之理充滿不忘那纔是性用事的體撰他寂然不動處者怵惕惻隱愛親敬長之心油然烱然與見孺子入井時不異非猶夫喜怒哀樂之情當未發時雖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樂

而實無喜怒哀樂也發而始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於心而與性無與卽其統於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筭之於竹父之於子判然爲兩箇物事矣大抵不善之所自來於情始有而性則無孟子言情可以爲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於情之中也情以性爲幹則亦無不善離性而自爲情則可以爲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於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爲用而要非一也或人誤以情爲性故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今以怵惕惻隱爲情則又誤以性爲情知發皆中節

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

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情

中性也

曰繇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

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
善與此孟子所以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於心者
言性而不於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徵性也有中節者則有
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
矣總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能知性則異孟
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以其知性者知天則
性或疑異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無不善而曰道
一而已矣蓋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

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惻隱之心爲情者自集註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

須從喪禮經界上看得與性善義合方見當時之求小功小利者皆唯不盡其才而非能於道一之外別有道也極乎下愚不肖做出欺天滅理事也只是可爲而不爲可爲而不爲於是乎爲所不當爲不當爲者乃情上生的枝葉不擇其所當位者而妄與物相取也正經心上做的事不一直去直到物來待應時又不能不有所爲遂任情中之

枝葉不擇而妄取及一妄取而無所不爲者終不能大有爲矣且如三年之喪人心固有之愛裏面元有此節文但盡著吾性之愛不教怠惰便無不可行纔一有規避之心則恰好湊著者父兄百官爲他引向不善之習去故雖大逆元惡如楚商臣者也只是不能勉盡其天性之愛以致開罪於君親遂相激而流於極下若果有窮凶奇惡在其性中也又以經界言之暴君汙吏也只是慢字害事慢便是不能盡其性之所可盡者及至所當爲者不盡則一切破阡陌厚稅斂底事順手順眼便只管與物相取則亦情不動於正而又不容不動遂以動於非其位者而日趨

於汙暴也一不慢而君子野人各得其養則耳目口腹之
必資於民者一萬民惟正之供而何有不善乎故天下別
無有惡只不善便是惡猶然此君子猶然此野人猶然此
野人之養君子配合得不當不自吾心之經緯儘力度量
出的只物之易取者取之不厭把吾性之才理撇著全不
用事而一任乎喜怒遂以爲暴君污吏而有餘豈但其氣
稟之偏於好貨者爲之哉不善已著而人見其可惡去聲便
謂之惡暴君汙吏初無本領與天德王道分路並馳故曰
夫道一而已矣言外之物內之性無一不善但交互處錯
亂雜揉將善底物事做得不好爾須與猛力有才皆盡則

藥雖瞑眩疾無不瘳矣

陽虎偶然見得仁富之相反遂作此語其云不仁者言爲富者之必不求仁也其言不富者言爲仁之必不求富也自說得君子小人心術分明故孟子不以人廢言而舉之若云害仁害富則是仁者必貧而富者必暴雖云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乃可言人欲之害天理而終不可言天理之害人欲害人欲者則終非天理之極至也必云陽虎終身無一近理之語而言此者以戒爲富者之不當以仁害之虎雖匪人然其面詆齊侯而辭其祿則亦非區區爲守財虜者令有言皆悖則亦不成爲姦矣且此兩言之得元救

陽虎生平不得何必又從而文致之

朱子於論語註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言徹於孟子註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爲徹前後固無定論緣徹之爲法自孟子外別無可考兩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云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乃使爲通力合作則公田私田之分有名無實而八家亦無固有之業說得來似好卻行不得諺所謂共船漏其馬瘦者雖三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於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隨其後則爭訟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遠應不宜爾徹田爲糧公劉

之詩也徹之名始於此公劉當夏之季葉而遷徙僅存勢不能違時王而創制乃夏用貢法而井田則始自黃帝公劉初得民以居而上下之等級未立辟草披荆不能盡同中國之法故野外國中或遵時王之貢法或用軒后之井田以順民而利導之傳至於周興因仍其遺制以通貢助之窮而合用之則此集註所云通也均也謂通貢助而使其法均也較論語註爲尤通

大抵井田之制不可考者甚多孟子亦說箇梗概耳如周禮言不易之田百畝一易之田二百畝再易之田三百畝則其廣狹不等溝澮涂徑如何能合井字之形故朱子云

恐終不能有定論至如袁氏以殷家一夫七十畝八家於八百畝之中以二百四十畝爲萊田則以遷就井形而不成理田之或易或不易因乎地力若一概以七熟三萊之法準之則下地之宜一易再易者名雖七十畝而實或五十畝或三十三畝上地之不易者又無故而棄三十畝之腴土於不耕也想來黃帝作井田時偶於其畿內無一易再易之田區畫使成井形殷周以後雖其溝洫塗徑用此爲式若其授田之數則八家或授二井或授三井不必一井之必八夫矣至於七十百畝殷所以少而周所以多者真不可曉則或七十百畝者亦夫田賦稅之法而非果限

諸民也周既增殷三十畝則經界必須盡改其煩勞亦已太甚而漸次推移則有棄其故壤而授田於百里之外者得無有捐墳墓異風土之悲乎考諸考工記匠人治野之事既常立一官以司之而執其功者取諸公旬三日之役意者近或十年久或數十年有須改正者則爲之改作故孟子言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慢者不脩理改正之謂也其法想亦與今法十年大造黃冊推收過戶之制略同但在井田則須加一番土功爾大要作一死井字看不得所謂一夫百畝者蓋亦百畝一夫之謂從田立戶而非必因戶制田也周禮考工及何休鄭元諸說亦只記其大略到

細微處又多齟齬更不可於其閒曲加算法遷就使合有所通則必有所泥古制已湮闕疑焉可矣

龍子想亦是孔子以後人觀其文辭自非西周以上人語林氏謂以言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甚爲得之若謂夏后氏之貢卽有糞田不足稱貸而益之害則懸揣千年之上亦安知其有老稚轉死之慘而代之流涕以談耶以實求之助之異於貢者名也而實無異也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以言其無異也尋常說助法用民之力而不取其財乃民之財何從而得之亦不過取諸其力而已矣可耕之時能耕之人通計只有此數以其九之一而治公田則於以

治私者必有所不及矣向令不用其力彼又豈不可以多得哉未見農民之有餘力暇晷而以唯上之用也變貢爲助只是做教好看故曰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質雖簡於文而較忠則已多曲折矣上之宜取於民義也其所取於民者爲其力之所獲又均也實同而爲著其名曰非有所取於爾也特借爾之力而已矣此殷道所以降於夏道之忠也君子野人之分自天顯民祇之大常更何用如此之回護耶唯於助法旣壞之餘反而用貢以愬處人上不課勤惰不恤勞苦不辨凶豐之官吏而刻責於民則其爲害如此若貢法旣壞之餘又從而改助其誣罔農民而以恣

農官之漁獵更有不可言者矣總之法之既壞且務與收
拾整頓以求其安若人心已做勢重難返而不揣其本區
區辨法制之得失以驅疲民而數改之則其爲禍尤烈井
田者軒轅氏之良法也歷久已弊而禹改爲貢家天下之
大用莫有甚焉者矣殷周偶改之而諸侯不能率從故變
助而貢有如龍子之所譏阡陌既破古制已湮人心已革
使復變而助其不爲王莽者幾何矣此論古者之不可不
知也

不暇耕以勢言不必耕以理言云獨可耕且爲與云是率
天下而路也皆言勢之不暇耕也不暇爲而爲之爲陶冶

則害於耕猶耕害於治天下也是勢之不暇者亦理之不
可也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云或勞心或勞力云云
是天下之通義也皆言理之不必耕也不必自爲而後用
之而非以厲農夫猶不妨以倉廩府庫自養而得人以仁
天下爲則天以君天下之大德不得以百畝而分其憂也
是理之不必耕者實義之不可耕也此孟子兩頭分破許
行處讀者須與分曉集註云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乃承上轉入堯以不得舜一段線索慶源於後段亦云不
暇耕則埋沒殺天下之通義也一段正理然則使其暇耕
也遂將廢君道而滅尊卑之義哉後段言亦不用於耕謂

雖暇用而亦不用也與上言而暇耕乎雖欲耕得乎自別
集註云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似於飽食煖衣四字斷句逸
居連下而無教五字作句以文義求之非是逸居者卽所
謂人得平土而居之也逸之爲言安也非放也放佚之佚
从人从失此逸字自對勞而言上巢下窟禽獸偪人遷徙
構架驅避禽獸則居之不安人之得飽食煖衣者后稷樹
藝之功得逸居者禹平水土益驅禽獸之功也此六字統
結上文轉入無教去見衣之食之居之道各得矣而聖人
之憂猶未已也不然則安逸以居豈便近於禽獸五品之
教亦非必有大勞焉而禽獸之躑躅內步於榛樾之中者

讀四書大全卷八
亦非以其安逸故而不得同於人也

欲辨異端亦必知其立說之始末而後可以攻之許行之
齊物齊市物之賈也莊子以齊物論名篇則謂物論之是
非當任其自鳴於天地之間而不足與較同異也物論二
字一連讀齊字微斷慶源以莊許齊物爲同旨則似生來
不曾見莊子聽得說莊有此篇題謬猜作齊物之論豈不
令莊子笑人地下雙峰說許行似老子亦錯許行微似墨
者皆無君故然史遷所紀九家道家老莊也墨家墨翟禽
滑釐也許行則所謂農家者流爾

夷子二本之旨註錄俱未看出朱子云何止二本蓋千萬

本也則既不知墨而於孟子之言亦礙夫苟千萬其本則是散漫無本矣孟子胡不直斥之曰生物皆有本而夷子無本耶邪說之立亦必有所以立者若無會歸之地則亦不成其說墨之與儒公然對壘者數百年豈漫然哉天地之間有正道則必有邪徑以尋常流俗只是全不理會道理及至理會道理劈頭一層便得箇稍寬一步稍深一步見解苟異其昔日之醉夢無覺者遂不審而以爲至極而喜其乍新利其易致遂相毆以從之此邪之與正自有教以來只是者箇窠臼與聖道亢衡而爭在漢以後爲佛在漢以前爲墨其實一也佛雖出於西夷而引伸文致之者

則中國之人士也墨衰而佛盛蓋移彼成此枝葉異而根
祇同爾墨氏尙鬼而薄葬唯佛亦然此皆其見諸用者也
若其持之以爲體者則二本是已聖人之道從太極順下
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莫非
乾坤之道所成也天之乾與父之乾地之坤與母之坤其
理一也唯其爲天之乾地之坤所成則固不得以吾形之
所自生者非天然天之乾一父之乾地之坤一母之坤則
固不得以吾性之所自成者非父母故西銘之言先儒於
其順序而不逆相合而一貫者有以知夫橫渠之深有得

於一本之旨若墨之與佛則以性與形爲二矣性與形二者末之二也性受於無始形受於父母者本之二也以性爲貴以形爲賤則一末真而一末妄末之真者其本大而亦真末之妄者其本寄託和合以生不足以大而亦妄性本於天人所同也亦物所同也人所同者兄之子猶鄰之子也物所同者則釋氏所謂萬物與我共命也故從其大本而真者視之無所別也安得異愛親於愛人物也至於父母之使我有是形雖未嘗不爲之本乃一妄之興如漚之發而赤白和合與妄相吸因有此粉骷髏臭皮囊之身束我於分段生死之中則其本原以妄立而其末亦無非

妄矣若執妄末以區宇於妄本之所生

區宇說出楞嚴

橫據異同

視鄰子不若兄子則是逐妄末以堅其妄本而喪其真本

也故生則愛之惟其性之存也死則棄之

墨薄葬佛茶毘

惟其形

之賤也形本妄而銷隕無餘故生不以形性恆存而生滅

無異故死亦有覺故薄葬尙鬼之說立焉要其所謂二本

者一性本天地也真而大者也一形本父母也妄而小者

也打破黑漆桶別有安身立命之地父母未生前原有本

來面目則父母何親何況兄子而此朽骨腐肉直當與糞

壤俱捐其說大都如此蓋惟不知形色之卽天性而父母

之卽乾坤也形色卽天性天性真而形色亦不妄父母卽

乾坤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順而下之太極而兩儀兩儀而有乾道坤道乾坤道立而父母以生我則太極固爲大本而以遠則疎父母固亦乾道坤道之所成者而以近則親繇近以達遠先親而後疎卽形而見性因心而得理此吾儒之所爲一本而萬殊也然唯盡性至命依中庸而行素位之君子然後能擇而守之而非彼乍出於利欲昏呶之中纔得脫灑便住下不進妄謂已得者之所能知也發其藏知其所據者如此墨佛之妄不訛而伏其辜矣惜乎先儒之欲詰盜而不獲其贓也徒懸坐之曰千萬其本彼豈服哉

滕文公下篇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纔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既已不智矣更何處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於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於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曰攘一雞而不知其爲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爲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爲罪大則王維之罪重於安史匡章之惡浮於商臣矣看聖賢文字而爲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

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柰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云如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責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追也斯乃折中之論

聖賢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索與他知明處當使其有可效於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干小草既不效於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註爲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剔出界

限處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沛澤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敵於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爲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於此爾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咸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爲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沈潛平康無一之或跛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

中於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
已滑夏驅猛獸之已偪人者也而明刑敕政制禮作樂者
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夏商
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固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
道者以漸遠而精意漸失於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
其君以禽狄之樂爲樂如色荒禽荒牛飲裸逐之類皆夷狄禽獸之樂心旣與禽
狄相亂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
亂華獸偪人矣自非力爲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
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爲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
國者與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

讀四書大全卷八
三
片中原乾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劔佩之人如何容得者
般氣味來熏染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
之可乘使得踰短垣而相干咸正無缺以啟後人爲之君
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干人皆周公制作
之功也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弑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
既成之後以迄乎秦弑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
胡亥死於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復傳至今千五百餘
年弑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温數賊而已

劉裕蕭衍
郭威皆已

篡而後弑宦官宮妾則本無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
知而陷於惡其餘則夷狄也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爲盜賊未有弑父者也以
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於篡而終不敢弑
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
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
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
天淵矣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則猶
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
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弑君
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

公家唯知弗擾佛胼之爲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
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爲樂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
方以義烈自許而違恤其他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
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託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
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子之祿而卽以亢君者
比乎故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爲臣而略其叛大夫
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弒者必目言其惡乃使
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
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自微春秋則富貴
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戕相殺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復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於天下後世也耶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註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大本大原上推出迎頭差一線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里如羅盤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纔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也亦從此生禍必見於行事非但喻也如但爲我則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餽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

說四書大全卷八
二
餓死復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爲我雖人亦可食苟視
親疎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
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
於此乃教者智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箇門路說爲我
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爲鄰之赤子猶兄之子從此流傳
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爲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爲
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漠視其兄子如鄰之子
而兄子可同於鄰人人肉亦可同於獸肉矣聖賢之教雖
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
其於人禽之界分得清楚也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

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惑人者淺則其害止於率獸

食人而未有相食之事故曰將

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也猶云室如懸磬莊

子稱盜跖脯人肝肉亦寓言而非實事

自後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

真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於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明以後如黑山賊朱粲劉洪起之類陷人無異於菽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爲害其慘矣哉蓋苟視此臭皮囊爲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穀而父母未生前別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捏目之花熏成妄

立之肉骨筋骸而齷之烹之以聊填我之飢瘡也亦何不
可哉聖人不作闢之者無力人之日卽於禽而相殘也吾
不知其所終矣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爲真一本爲
妄也釋氏當初立教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

勘出華嚴三觀處

華嚴當
作楞嚴

拿得真贓矣但釋氏又儘會脫

卸尖巧與朱子所云楊墨只硬恁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束
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旣不立真亦不建所以有蕉心
之喻直是無本乃抑於妄真兩捨之外別尋箇尖穎處招
故於萬法歸一之上又說箇一歸何處蓋二本之變爲歸

一歸一之變爲無本無本之變又爲枯木頭上開花而釋
氏之巧極矣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
上覓天地總爲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
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爲無
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閃
爍影裏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總爲他
在者些伶伶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
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顯民之所祇底
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
萬理銷隕無餘討箇直截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

味籠罩過更不憊保則獸食人人相食之禍俱從根苗上
生出禍芽逢罅便發也哀哉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囫圇去則便不成等級
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
異者是也此處囫圇沒分曉便不成廉仲子惡能廉一句
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己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
操蚓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尙居於陵之室食妻之
粟稍與蚓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蚓無二乃仲子之尙能
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
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

一宿乃可信不失身於盜跖而真蚓矣孟子力辨仲子只爲人禽大界限正爭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狠更不成模樣觀其卜躁褊陋全沒一些氣象出而哇之卽不施於母已自慙惶殺人者數鬻之鵝於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昊天罔極之父母也比並不得卽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丁甯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卽此是禽蟲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孟子於楊墨說禽獸於仲子說蚓無非爲斯人立人極以別於異類似蚓卽是不廉蚓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卜躁鄙吝恰與

仲子匍匐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儷尊列俎
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
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註然後可以爲廉未能如蚓之廉
二廉字非是東陽爲分別周旋差爲可通若竟以蚓爲廉
則正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蚓者而堯舜周
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終